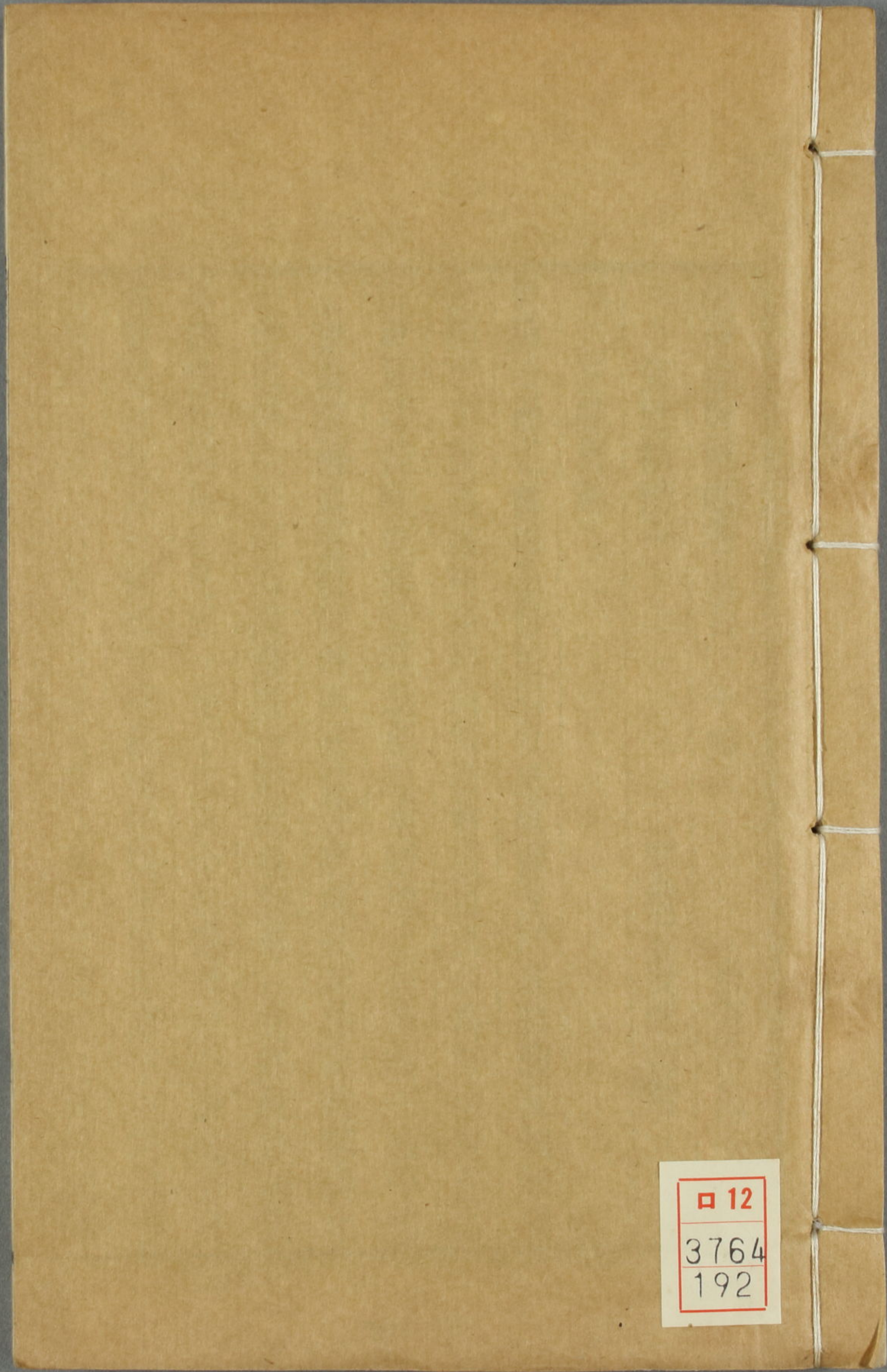




□ 12
3764
192



口 12
3764
192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三十四

南菁書院

癸巳類稿一

黻俞正變理初著

亨嘉會解

亨易云嘉之會也嘉會足以合禮故饗食曰亨聘饋貢納亦曰
亨交孚亦曰亨通利亦曰亨皆嘉會之意其音爲許兩反亦爲
許庚反語音輕重開合耳是可於常語證之許許本一音今作
二音故許兩則饗音許兩則晃音許庚則兄音許庚則甸音止
一音也許位合則爲戲許宜合則爲麾戲麾一也許庚合則爲
兄許睦合則爲況兄況一也今許與今旭爲雙聲今許與今好
爲雙聲好旭古一音也知許許旭好戲麾兄況享亨在古同音
同義也匡謬正俗云今言某人處爲某亨是鄉音之轉其說非

皇清經解續編 癸巳類稿一

本下中世代

1991.4
寄贈

91-225

也某亨是某許之轉如甯馨爲恁亨之轉享亨本一字音下曰散之則楷子縮之則楷了又篆文音古文享亦似今亨形同

茅茹竇義

易泰初爻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否初爻拔茅茹以其彙貞吉釋文云茹王音如按爾雅釋草茹蘆亦音如詩鄭風茹蘆在阪卽茅蒐也亦曰蒿草周禮所謂染草入藥能補血曰地血以其彙者釋文引傅氏言古作萑亦作萑皆疑彙不成字董作萑云出也鄭作萑云勤也似彙爲萑字之誤又案類篇云萑今文書作彙則彙爲萑字之誤說文萑云草木萑苻之貌苻云人色也是萑於茅茹爲近於彙形聲俱似也蓋拔茅蒐茹蘆就其根色未變用之均以奉上泰爲君子故傳云志外征吉否非君子故戒

勸之以志君則貞吉也王弼謂茹爲根相牽引以彙爲類不知彙乃鬻蝟是茅草根下刺蝟也

大象傳后義

易正義云大象傳稱君子者通天子諸侯公卿大夫有地者言惟施之天子不兼包在下者則稱先王其稱后者兼諸侯也案泰傳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復傳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茹傳后以施命誥四方是三

市設其次置其序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濶制祭之以陰禮注云建國者面朝後市王立朝而后立市陰陽相成之義鄭司農云始立市后立之也祭之以陰禮者市中之社先后所立陰禮婦人之祭禮蓋前皆此制司市職云夫人過市罰一幕命婦過市罰一帷與國君世子命夫皆不得過市者以王后治利權理財貴人男女不當於三市干利撓后治左傳昭二十年齊晏嬰言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謂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是侯國亦夫人立市內妾分司其事得行威福與內宰之制相應漢書安息錢文爲王面繡爲夫人面大月氏錢同亦夫人與市事是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之事也觀傳先王以省方省男陽教朝事也復

傳后不省方謂省陰禮市事也復傳言閉關商旅不行故后不省市事注云方猶事是也卽商旅之事正義云其方事則誤不省方爲不巡守不知復爲十一月正朔巡守之月後漢魯恭傳云君以夏至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以助微陰是又五月南巡狩之月不得云不省方知傳不省方是后不治利也是后不省方之義也春官世婦云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內外宗掌賓客之饗食王后有事則從哭諸侯卿大夫之喪弔臨天官內宰致后之賓客之禮內小臣掌王后之命后有好事於四方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使往世婦女御弔臨於卿大夫之喪其禮秦後不復行而外國仍之使其國見其小君其君出朝會亦夫婦偕行是后以施命誥四方之義也是周制也是周易之說

也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古文說

堯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言堯稽古同天也詩元鳥正義引尚書緯云曰若稽古帝堯稽同也古天也三國志書正義均詆鄭氏信緯以人繫天於義無取且云古之爲天經無此訓不悟詩云古帝命武湯正是經訓古爲天論語云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謂堯同天也同天者法日故日之占君也書序云光宅天下詩噫嘻正義引鄭堯典注云堯德光曜及四海之外至於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以此知光被格古文譌日也此引譬也其所引之本義以蓋天法求之太平御覽引考靈曜云日有九光光照四極臨四十七萬六千里元四十萬六千里誤

元占經引石氏星經云日光旁照十六萬七千里

元十萬二千里徑三

十三

元作二誤

萬四千里周一百萬二千里周髀算經云周北十萬

三千里至極下日夏至南萬六千里日冬至南十三萬五千里

極南至夏至之日中十一萬九千里北至其夜半亦然經二十

三萬八千里周七十一萬四千里從夏至之日中至冬至之日

中十一萬九千里周百四十二萬八千里從春秋分之日中北

至極下十七萬八千五百里

截二至中得五萬九千五百里也

從極下北至其

夜半亦然經三十五萬七千里周百七萬一千里

此卽諸緯所依用渾天亦

用春秋分之日夜分至秋分夜分極中常有日光秋分夜分至春

分夜分極下常無日光故曰日旁照各十六萬七千里

元注云不及天

中萬一千五百里也

此第四衡日光被四表者光周二百七萬三千里算

經又云四極徑八十一萬里周二百四十三萬里則第七衡日光被也算經第七衡冬至日道徑四十七萬六千里蓋衡間相去一萬九千八百三十三里一百步開元占經法苑珠林太平御覽並引孝經援神契云周天七衡六閒者相去萬九千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合十一萬九千里從內衡以至中衡中衡以至外衡各五萬九千五百里則二至二分相去之日道以內衡徑二十三萬八千里推至外衡徑四十七萬六千里緯書所言與算經事事皆合經緯俱用蓋天也其率周三徑一後世王蕃開元占經祖沖之隋志更開密率則虞夏史臣所不及知不得引後證前失其本旨其言光被四表卽是格於上下文選注河圖云地有四遊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

三萬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地常動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上閉牖而坐不覺舟之運也王制正義大司徒疏並引緯考靈曜云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蓋謂地與日相錯月令正義引考靈曜云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爲四遊之極謂之四表則日光被二十八宿外者表謂四遊外也格者遊所至也又鄭注考靈曜云天旁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地亦升降於天之中冬至而下夏至而上二至上下皆極地厚地與星辰俱有四遊升降四遊者自立春地與星辰西遊日則東遊春分西遊之極日則東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夏則星辰北遊日則南遊夏至北遊之極日則南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秋冬反此

可知考靈曜云據四表之內並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又云正月假上八萬里假下十一元作一十萬四千里鄭云天去地十九萬三千五百里正月雨水之時日在上假於天八萬里下至地十一萬三千五百里夏至之時日上極與天平也後日漸向下又注云夏至日與表平冬至時日下至於地八萬里上至於天十一萬三千五百里鄭訓假爲至說文引書作假於上下甄鸞注周髀案緯格上格下考靈曜言四遊又言四表則緯言四表假上下正是三代以前書說或以格上下爲地地升降三萬里不得有八萬里十一萬四千里鄭注考靈曜言地上下俱極地厚又云地厚蓋三萬里春分地正當中自此漸下夏至下遊

萬五千里地上畔與天中平後漸向上秋分當中自此漸上冬至上遊萬五千里地下畔與天中平後漸向下又云立春地與星辰西遊春分西遊之極地雖西極升降正中從此漸漸而東至春末復正夏秋冬視前推之謂夏下而南秋升降正中而東冬上而北北則上者以北極高知之此地上下法也日亦應地者鄭注又云夏日道上與四表平下去東井十二度爲三萬里則是夏至之日上極萬五千里星辰下極萬五千里故夏至之日下至東井三萬里此日應地三萬里合於月令緯兼顓頊法也堯法日格上下則日上下於十九萬三千五百里中顓頊法升則堯法日格下顓頊法地降則堯法日格上測法異也鄭駁異義馮相氏疏太平御覽並引考靈曜云日道出於列宿之外萬有餘

里五星則差在其內若渾天則日上有熒惑歲星填星乃爲列宿安得日道出列宿上而下至東井也又鄭言四遊月令正義亦云元出周髀之文周髀七衡之外猶有日光所到三十三萬四千里今求渾天取蓋天第四衡其外則反之無所謂四表其法今是而古非然古人已非矣不得掩其非而沒其意鄭依蓋天說經蓋絕人之識渾天有赤道黃道相錯則日不得有格上格下故鄭說經專采緯義不涉渾天正如書之王位不得以漢唐之王當之也然則同天主日者何也日陽德君也故古法日食則君修德管子樞言云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心術上云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則日爲君位尸子云聖人之身猶日也夫日盈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

羣書治要云神明篇又

云聖人似日圓盈尺光滿天下聖人居室而所燭彌綸六合

太平

御覽

日者君象也法天者象日又光被格之文合也詩噫嘻云既

昭格爾箋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光被四表昭也格于上下格也

書大麓義

說文麓守山林吏也一曰林屬於山爲麓書云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史記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古文孔安國義司馬遷從安國問故得之書正義引鄭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蓋鯀績弗成堯舉舜無廢事無違功乃行山林以聖智歷艱冒烈風雷雨知其道塗多險遂命益烈山澤禹隨山刊木表道故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也尙書

大傳云堯推尊舜而尚之屬諸侯焉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弗迷又云維五祀興韶樂于大麓之野十四祀笙管變天大雷雨疾風雨云大麓之野則今文亦以麓爲林麓漢書王莽傳莽曰予前在大麓至於攝假則莽解麓爲錄章帝時有錄尚書事桓譚新論亦言麓者領錄天下之事若漢尚書鄭注大傳以麓爲錄言堯爲壇于國外命舜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此桓譚鄭君用王莽餘論校本依之於書傳言舜大錄萬幾之政風雨以節不迷錯愆伏不悟其非孔安國義也

肇十二州義

尚書肇十有二州在殛鯀之前案漢書地理志云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旣平更制九州蓋

鯀績弗成舜行山麓大風雷雨見天下高陸十二爲民所居乃就封其山設策濬川殛鯀舉禹益咨十有二牧至禹告成功後奠上古九山九川虞兆域祭分星十二次就用十二牧弗改制夏時復用九州經文之序應如此傳謂舜增營於禹之青增幽并於禹之冀是禹已成功仍復殛鯀不合情理幽營殷名并是周名虞十二州不知何名也

虞六宗義

虞書禋于六宗古文說二今文說二鄭古文說又一今所傳孔古文說又一漢書孔光父霸治尚書源自安國光經學尤明劉歆學古文光與歆等言六宗之制爲乾坤六子之尊氣爲日爲月爲雷爲風爲山爲澤又言六宗之屬爲星辰水火溝瀆文在

郊祀志古文說也周官大宗伯疏引許叔重異義古尙書賈逵等說云天宗日月北辰地宗岱河海謂陽宗陰宗星宗山宗水宗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鄭注大傳引馬亦同賈馬皆古文學也儀禮通解續因事之祭引伏生大傳云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湮于六宗此之謂也今文說也鄭康成注引馬融日月星辰泰山河海而自斷以天宗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爲古文義書正義劉昭續漢志注並引馬六宗義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又伏生今文說矣漢書郊祀志建始三年引歐陽大小夏侯尙書說云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

六論衡祭意篇云六宗居六合之間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之故曰六宗三家皆今文學於伏意亦相附今所傳孔傳云精意以享尊祭四時日月星水旱寒暑尙書之說此六家而已又續漢書祭祀志注引盧植注月令天宗云天宗六宗之神大傳鄭注旨同也王肅與今孔傳同見書正義引又與孔光同見晉書禮志引李氏家書李邵同歐陽大小夏侯孔叢宰予問孔子答同今孔傳范甯從鄭俱見續漢志注引又晉書司馬彪傳言彪表郊祀語見志檢志則彪言不應別立六宗續漢志注引彪則云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地宗社稷五祀之屬四方宗四時五帝之屬其義宏富合於伏生魏景初中劉劭言萬物負陰抱陽沖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則同實一名六之說

晉書禮志載摯虞奏亦依之漢書孟康注又云六宗者或曰六合遊神則亦漢說太元經元告云神遊乎六宗則同歐陽大小夏侯之說魏書禮志高閭引或曰六宗者社稷五祀又楚辭惜誦云令五帝以折中戒六神以鄉服六神方明說者謂卽虞夏書六宗按覲禮壇加方明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設六玉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亦覲岳之禮而古經師無其義劉向遠逝云訊九魁與六神魁字書音祈確是魁異文下云指列宿以白情訴五帝以置辭北斗爲我折中太一爲予聽之列宿北斗九魁也五帝太一六神也則惜誦六神義概六天劉向治今文學或有所出魏書禮志孝文帝曰朕躬覽尙書之文肆類於上帝禮於六宗文相連屬肆類非獨祭之目焚煙非他祭之用六

宗者必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卽劉說也續漢志注引虞喜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總之故曰六宗於經語次亦合又晉志書正義並引晉張髦言三昭三穆六廟爲六宗後漢志注引其言云禮類上帝卽造禰告出告至下云歸格藝祖用特可證也張迪則云六宗者六代帝王如後世祭告古帝王之禮其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帝嚳乎眾說紛紜駁同爲異談者或乃遺失本文今輯眾條申此十例六天地六六代六廟師儒不言大傳之說司馬所著是已通典嘗其禮地四時若絜敬爲禋何爲不可及地四時古尙書說岱河海溢及山川然山川大者合而禋祭又別得專祭非於禮有違孔光山澤亦同此義異義許君謹案春秋魯郊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岱魯下天子不祭日

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故言三望其說與春秋合而不能定爲虞典孔光議說者謂卦是物象不應祭之光奏明言昭仰生殖六子之尊氣變化既成萬物非是卦象又言星辰水火溝瀆論者乃道聽六子而塗說之謂實一名六者就其所不及則實有六非名實相違又與伏羲通也鄭本大宗伯職禋祀實柴禋燎同物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同敘又依郊特牲祭義以日月配上帝星以下別爲六宗難者謂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在星辰內別出爲數鄭之不通不知星辰爲五星十二辰未聞中有司中司命至箕畢別司風雨禮得別祭且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周官元文分之非鄭所名惟鄭注月令天宗止謂日月星辰而以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注季冬天之

神祇蓋謂虞秦異制大宗伯疏引鄭駁異義云元之聞也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徧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言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據郊特牲祭義則日月配天可知其餘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謂六宗是鄭強謂虞用周法又駁賈逵等岱河海許君亦駁實一名六之說以許鄭贈雅尙務攻異已不能持平今孔傳本祭法祭法云泰壇泰折祭天地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祭天與祭地爲類於上帝明矣祭法又云泰昭祭時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則禋于六宗也何以明之上言類上帝下言四

坎壇祭四方以山川表方四坎壇四瘞望望于山川也又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徧于羣神也何以知虞制也祭法云此五代之所不變者也經明言通虞制但虞名六宗耳日月得在六宗者諸侯有位於天子之朝又自有其朝又聘禮覲其君臣在又自覲其臣故日月配天又自爲宗得禮月令正義引蔡邕亦云日陽宗月陰宗北辰星宗古尙書說皆有日月星也四時寒暑在六宗者各有其時專祭古禮季冬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神祗鄭云四時之功成於冬年終又徧祭告攝大事當禋祀之水旱得在六宗者昭元年左傳云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鄭君引之注禮或者難曰告攝何及於祭按傳又云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于是乎祭之書言告

攝明言望於山川俗儒又將非舜乎祭法有五代不變之文則今孔傳爲千慮一得不以人廢言也後人守門戶司馬彪欲自議制終是伏生之義乃云伏歆達失其義裴駰史記集解范甯注書續漢志注引謂鄭爲長劉昭續漢志注獨虞義是顏師古漢書輯注謂六子最通杜佑通典是六天其他蔓引古說多不能舉其要唐以後書多矣如塗塗附或不知而作不足算也

怙終賊刑解

舜制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枚采馬王則云賊殺也怙姦自終當刑殺之其言甚陋殺怙終之人豈當自名爲賊宋范鎮云舜五刑流也官也教也贖也賊也贖豈得謂之刑刑豈可謂之賊又云流宥五

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剋則腓宮大辟也案苗民淫爲剋則極黥見於呂刑其作五虐之刑乃依古作法虐用以制民不得謂則腓宮大辟苗制而舜宥之蓋怙終賊刑者怙恃姦詐之人終行不改之人殺人不忌之人不在宥贖之列當刑之左傳昭公十四年叔向云己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賊卽叔向所引之賊刑卽叔向所引之殺不當以賊殺連文生義也

教育子義

說文去部育云養子使作善也虞書曰教育子史記作教稚子集解謂稚胄聲相近非也稚子言當長之仍是育長之也今書命夔典樂作教胄子案校本采王肅傳云胄長也教長國子中

和祗庸孝友長是教育義是王本亦作教育枚孔說云長養之是校本亦作教育釋文引馬融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長是育義胄長也乃育長也之誤是馬本亦作教育其經及注改作胄由晉後轉寫錯誤致使馬王校本俱異釋文引王云胄子國子也此唐人忽于句讀之過王言教長國子教長者釋經教育也國子者釋經子也且釋文謂王傳以國子爲經之胄子則傳之長爲經之教矣古安得有胄長也之訓乎推馬王之意以教育二字連文子字單文乃謂書有胄子之文後儒于古注偶不省視耳

纂證申兩漢刊誤補遺義

書云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頡頏罔水行

舟朋注於家用殄厥世丹朱傲釋文云又作梟檢說文梟云虞書曰若丹朱梟讀若傲說文用書古文也又引論語曰梟盪舟然則梟與丹朱各爲一人皆是堯子莊子盜跖篇云堯殺長子釋文引崔云長子考監明又韓非子說疑篇云記曰堯誅丹朱堯時書稱允子朱史稱嗣子丹朱朱至虞時封丹則堯未誅丹朱又據呂氏春秋去私篇云堯有子十人高誘注云孟子言九男事舜而此云十子殆丹朱爲允子不在數中其說蓋未詳考呂氏求人篇云妻以二女臣以十子呂氏實連丹朱數之而孟子止言九男淮南泰族訓亦云堯屬舜以九子合五書知堯失一子書又云殄厥世是堯十子必絕其一而又必非丹朱也管子宙合篇云若覺卧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卽史記夏本紀若

丹朱敖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引書無若丹朱敖之敖房喬注云敖堯子丹朱謂取敖名朱若舉其謚者尤不成辭案說文言丹朱梟論語已偏舉梟司馬遷劉向言丹朱敖管子已偏舉敖則梟與朱各爲一人有三代古文爲證無疑也漢書鄒陽傳云不合則骨肉爲仇敵朱象管蔡是已漢初必有師說朱與梟以傲虐朋淫相惡亦無疑也故經曰梟頤頤罔水行舟則論語云梟盪舟也經曰梟朋淫於家則鄒陽云骨肉爲仇敵也經曰梟殄厥世則論語云不得其死孟子呂氏淮南十子九男之不同莊子言殺長子韓非子言誅丹朱皆可明其傳聞不同之致又得管子論語偏舉之文定知言梟者不是丹朱矣昔者孔子論舜曰子孫保之舜子商均不嗣與朱同豈有朱爲虞實在位羣后

德讓舜禹共談遽謂朱殄厥世也孔子引夏書

哀公六年左傳日維彼

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賈服

孫左傳正義

杜皆謂桀滅亡言陶唐虞夏揖遜之天下桀致滅亡王

肅等改爲太康時書容齋隨筆乃謂朱殄世唐堯無後是不知
寡事者也兩漢刊誤補遺別寡爲一人而少引證世儒或非笑
之故合管子論語左傳莊孟韓非呂覽史記淮南漢書說文以
成其義

揚田下下說

揚州之域職方氏云其穀宜稻蓋稻田宜下古者日食不專重
稻虞夏近都五百里米粟足供京師又不專恃揚田然揚田今
上上荆次之梁次之而禹貢之等相反者正義引鄭云田著膏

下之等者當爲水害備蓋以地形高下爲九等則梁州不得在
七等王肅以肥瘠言枚傳則兼高下肥瘠言之黍稷宜高亢旱
則災稻田宜下潦亦災也久潦則土性爲水所奪故受水淺者
猶存其美受水深者其力未復矣易繫云上古穴居而野處若
今山西依山鑿穴有巢氏居巢皆是避水堯謂共工滔天聖人
言語皆指事而見稱洪水亦曰滔天又禹敷土必隨山刊木水
勢汎濫望無津涯矣揚州地勢最下沮洳可知厥土惟塗泥所
謂以水濟水不堪用矣田故下下也荆亦水衝亦惟塗泥而水
東瀉於揚土性之復視揚較早故下中梁江水所由沱潛未道
水不能洩而土青黎亦不受他州之水故田下上此卽禹作貢
時地力言之也兗州云是降邱宅土而兗田中下者兗土黑墳

爲水鄉地勢曠衍水易退故降邱宅土惟記於充者揚江充河最爲水衝他州不記而宅土可知在揚不書則降邱未卜是其時不如充也青亦近海而田上下何也青冀土皆白壤冀臨河青依山故冀田止中中充之長蘆揚之淮浙及粵鹽斥最富而禹貢揚不言鹽於青則云海濱廣斥是知揚之地產水退之時百物皆不堪用青當水退鹽絺絲枲已見地不受寶是其時不及青冀也徐亦近海而田上中徐土赤埴墳厥性爲火水退火蘇卽爲膏腴是其時揚地土性未復不及徐也雍土黃壤田惟上上豫土惟壤墳廬田惟中上土性皆美而其力未齊者雍不受水豫與河患況揚州交受眾水是其時不如雍豫也年久土復而揚荆梁三州之田皆後世之最上者地力不同故也說者謂揚州地力非嗇於前而豐於後自唐時藩鎮擅命宋南渡地狹徵賦日多所以有加無已謂後世於揚不惜民力則堯舜禹三聖人者又何惡於八州之民而不惜其力也且使揚田眞下下徵賦亦無可加使非地力豐於後今揚田實上上而禹貢謂之下下又何以通經也哉

碣石入河義

碣石今存者有二一在今武定府海豐一在今廣東所謂碣石鎮也禹貢冀州之碣石今已無之漢書地理志右北平郡驪成本注云大碣石山在縣西南則爲今之撫甯縣地武帝紀注文穎云在遼西橐縣則今昌黎也山海經言碣石之山澠水出焉東流注于河此澠乃古入禹河今入灤之小水若山東之澠則

入溜不可言入河禹貢言島夷夾右碣石入于河則碣石不必正當河流應在禹河入海處之西北撫甯昌黎之說於經文爲近以導山有云太行恒山至于碣石此又云島夷夾右入河信在今山海關南之海中矣水經注云韋昭言歷世久水漸淪入海去岸五百餘里其言可信禹貢地里今釋言是海豐碣石如此則兗州非冀州又與太行恒山不相接且萊夷夾左入河非島夷夾右入河矣

錫貢解

禹貢錫貢惟揚豫二州鄭謂錫貢者有錫則貢之或時乏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其荊州納錫則史記云入賜入賜當如召誥之入錫益揚州橘柚豫州磬錯荊州大龜惟諸侯入見貢之爲

大饗庭實也以非常貢故別複言貢鄭言貢錫則豫州不闕產錫不當同文吳義王肅及枚孔謂錫命始貢磬錯大龜既非歲收之物錫命責辦尤不能猝供宋人則云橘柚必命貢者供祭祀燕賓客則詔之口腹之欲則難於出令言似正而實不可通何者祭祀賓客歲歲常經因此錫命責貢仍是歲歲常貢又何必多一錫也

黑水解

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史記集解引鄭注云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地記言三危山在鳥鼠之南書正義引鄭云今中國無也正義引漢志滇池縣黑水祠止言有其祠不知水之

所在史記正義以爲導川黑水古文疏略梁州黑水則引括地志出梁州城固縣西北大山水經注云黑水出北山南流入漢庾仲雍言黑水去高橋三十里諸葛孔明牋言朝發南鄭莫宿黑水四五十里指謂此也道則百里也陝西通志亦載之城固縣志云縣西北五里有黑水南流入漢是城固以西爲雍界東爲梁界梁州僅東至華陽一綫東西三四百里南北一二十里禹貢所載梁州山水俱在黑水之外今案禹迹乃所身歷解者各以巾箱所有書檢證之故或言古文疏略或僅就所見以況古人皆不然之說也陝西甘肅四川志乘所載黑水白水至多自南山黑谷北流于盤屋西南人就水者亦名黑水後魏正光末秦州賊東侵岐雍軍于黑水魏將崔延伯軍馬鬼以拒之又

西渡黑水向賊營此亦非雍州梁州兩界之黑水也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水經注云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逕敦煌過三危山又南入南海書正義言黑水在河北河自積石以西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然今無其水敦煌縣志云三危山隋志在敦煌縣括地志在沙州東南三十里山有三峰故名明都司志三危爲沙州望山俗名昇雨山今在城東南三十里三峰聳峙如危欲墮故名又云黑水括地志出伊吾縣北百二十里東南流絕三危山二千餘里至鄯州又東南四百餘里至河州入黃河又云黨河漢書龍勒縣有氐置水出南羌中東北入澤澗民田又云色爾騰海子舊志在沙州西南四周有山圍繞水不常流色爾騰河由巴彥布喇至鄂爾打坂止二百九十里

黑海子舊志在沙州西北大澤番名哈喇腦爾黨河之水自南來以此澤爲歸宿依敦煌目驗之言黑水至三危者止入黃河其近三危之水入海者乃色爾騰海子是禹貢導水之黑水今爲色爾騰河黨河矣且河源江源以北水無入南海者然則雍州與西河相對之黑水卽導川之黑水在敦煌而禹貢雍州之文亦不出黑水之外其梁州之黑水與華陽南北相對當爲今金沙江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滇池縣有黑水祠是也梁州黑水依漢志云符黑水出犍爲南廣縣汾關山北至犍道入江卽今敘州筠連縣之南廣水出烏蒙之鎮雄山經筠連高縣慶符至宜賓合金沙江以入大江者而金沙江出青海河源西北經玉樹諸番及川西土司入雲南納昆明卽所謂滇池黑水祠者北至宜賓入大江又與符黑水合唐樊綽嘗言之蓋禹貢與華陽相對之黑水爲金沙江則禹貢梁州之文不出華陽黑水之外禹貢三言黑水雍州及導川之黑水一也梁州黑水又一也如荆岐旣旅荆及衡陽惟荊州非一荆也至雲南之蘭倉江出蔡木多西北瓊布三土司北鄂穆楚河亦曰瀾滄江經麗江大理永昌順甯而合大理之墨會江又經景東鎮沅普洱車里經緬甸以入南海者亦爲黑水顧祖禹方輿紀要云西洱河相傳黑水伏流別派自西北來會爲洱河亦曰葉榆河下爲漾備江亦曰墨會江黑水甚多然非禹貢黑水也禹貢雍州黑水當在雍西梁州黑水當在梁南雍州黑水必不入南海梁州黑水必不至三危經文不能強通若三危卽衛藏禹迹由察木多至車里

事之所有又大理雲龍州亦有三危山爲瀾滄所至則導水之黑水非雍梁言界之黑水也

周公奔楚義

金縢周公居東二年東者楚也史記魯世家云成王少時病周公揃爪沈河祝神藏冊於府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公奔楚成王發府見禱書乃泣反公蒙恬列傳云成王有病周公揃爪沈河書藏記府及成王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欲爲亂者公走而奔於楚此記府禱書與金縢祝冊自別爲一書成王同時見之史世家兩言見者非也今知金縢居東卽是奔楚者論衡感類篇云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奔楚天大雷雨以悟成王是古文金縢正言居東爲奔楚而史記

以居東爲畢定諸侯馬融言辟居東都鄭康成言出處東國墨子耕柱言東處於商蓋越絕書言出巡狩於邊琴操言奔魯傳聞不同今案流言時商奄未滅東都未營未命伯禽爲公後公歸無所故知是奔楚也譙周言史記由秦燔書說金縢事失其本末案蒙恬時秦未燔書恬言周公奔楚不容失其本末又左傳昭公七年將如楚夢襄公祖梓慎曰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子服惠伯曰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然則襄公曾適楚故祖導昭公以見周公曾適楚故祖以導襄公不應梓慎子服惠伯蒙恬三周人說周事反不如譙周也或曰居東者擁兵東伐也使周公釋兵出奔將恐爲人所制戮答曰時未致太平也居疑地而擁兵一敗卽不

可復救齊樂高是也未致太平則事權不一貴戚之卿出奔待罪賊臣亦不能制戮之魯成季是也周公奔楚管叔不能逞成季奔陳共仲亦不能逞成王出郊迎周公閔公次於郎以待成季均復位秉大政知此則知周公之出奔其慮深矣左傳周公祖襄公之義甚明而左傳師儒無爲說者亦無申論衡所引古文義者故爲比附之

金滕公命義

太祝六辭三曰命太史以邦事作龜之八命八曰瘳詩定之方中傳建邦能命龜士冠禮筮日筮人受命於主人士喪禮筮宅筮者南面受命旅占進告命筮者卜日卜人受命不逃命坐命龜金滕云卽命元龜又云公命謂命龜也其時史祝冊曰今我

卽命于元龜乃卜三龜納冊金滕之匱中王啟金滕得之二公及王問諸史百執事非問啟滕時官謂按御史數從政者舊籍司土羣臣歲登下之版求當年在官之人問之所以二公先問復于王王又問故曰及王問也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者言此事信然因歎公非不利孺子之人又言此實公命龜之辭也我先時特不敢誦說耳史記魯世家以命龜之命爲命人謂公先誠守者勿敢言是古文家說亦以祝冊不可棄永緘之不欲巫祝眾小吏傳說至王得書始發也王莽祭禱泰時求代孺子勅諸公勿敢言不知周公當日並不曾語諸公但守者及執事知之耳莽讀書不明章句略取其意書嘉禾延登贊曰假王立政言格於王位而立政假格也莽略觀之以假爲僞借因作假

皇帝古人大節在儒者能心知其意也

殪戎殷解

康誥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勛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言殪殷爲文王所受之命至武王勉成之左傳宣公六年晉侯欲伐赤狄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實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言不亟亟用兵狄將可殪文王不伐殷殷亦殪也故曰此類之謂殪說文爲死戎爾雅爲大殪戎殷如踣大木言不可驟也詩肇禋箋云祭天枝伐正義引中候我應云枝伐弱勢注言先伐枝黨崇侯之屬殪戎殷陰行善事今孔傳云殺兵殷杜集解云以兵伐殷盡滅之非書及左傳之意

寡兄解

康誥周公以成王命命康叔又述王命申己意誥誠之故篇首言周公在東都洪大誥治篇名亦題以誥不曰命酒誥瑣陳舊聞戒妹土戒康叔梓材以王命戒康叔因以戒成王故孔子序書三篇同序明是周公數數言說非冊命又必非武王言也定四年左傳言封魯命以伯禽封衛命以康誥封晉命以唐誥皆周公相成王尹天下之時其言命以者謂誥誡書非如蔡仲之命文侯之命正以命名書也篇中周公告康叔稱武王爲寡兄者寡嫡也少有也見詩傳箋此言嫡兄聖德寡有之兄如康王之誥云我高祖寡命詩思齊頌文王妻太姒嗣徽音云刑于寡妻寡命寡妻寡兄皆頌美非如寡人謙稱也稱小子封者周公

視其弟雖老猶小也宋蘇軾移篇首四十八字增之洛誥則同序三篇皆不可解遂互相攀引謂武王時衛與三監同封寡兄如宋時言劣兄而梓材王惟德用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又不可解則直詆以不類且譏書序不知康誥篇首爲洛誥脫簡因誤爲成王之書按定四年左傳祝鮀自言衛封在成王定之之時以衛臣言衛事書序同之何以謂誤而曰是知書序果非孔子作也所知如此不如荑楚無知矣

複語解

無逸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傳謂一食之頃不遑暇正義云遑亦暇也重言之古人自有複語其義非也如傳說將不食矣暇食者飲食之人觀我朵頤之象謂從容而食文王勤

於朝政過食時至日中或日昃始食然猶不遑爲暇食之象此句暇食連文不遑連文非遑暇連文多方云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堪用德者與上堪顧之同克言周之能承天也堪用德連文克自一義非克堪連文秦誓云尙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依史記尙爲古之人不與猶複依傳猶爲道不與尙複詩匏有苦葉云卬須我友似卬我複今按卬我也今俗通書爲俺我友者我出我車之我尊之親之之辭又自任之辭論語云吾日三省吾身孟子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我友吾身吾浩然之氣連文不與上卬字吾字相複大誥予惟往求朕攸濟予曷敢不終朕畝朕攸濟朕畝自爲義予曷敢不越卬攸甯王圖功越予冲人不卬自恤越卬攸卬自恤自爲義肆予告我

友邦君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我友邦君自爲義皆不與予字
複左傳宣三年云鼎遷于商載祀六百言商之祀卽古之載二
義並舉非文複僖四年云一薰一蕕十年尙猶有臭尙且也猶
如也言十年且如有猶氣未歇十年尙連文猶有臭連文非尙
猶複昭二十六年云髡王亦克能修厥職能修厥職連文髡王
亦克連文均非複語故閔馬父稱其文辭史記張儀列傳云蘇
君在儀甯渠能乎集解云渠音詎索隱云古字假借非也渠爾
也爾如是也言豈有如是之能非甯詎複也蓋複語入辭則辭
窒其以複語入辭者詩多有之采采卷耳不一采也玼兮玼兮
詠嘆之也不我以不我以更端也坊記引詩云相彼盍旦尙猶
患之故鄭重言之書召誥云見其柰何不敬公羊哀十四年傳

云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禮三年問云然後乃能去之
莊子逍遙遊云而後乃今將圖南爲漢書金日磾傳云然後迺
去史記商君列傳云乃遂去之秦陳丞相世家云且又乃呂后
弟呂須之夫蜀志郤正傳釋譏云嗚呼有若云乎耶皆鄭重言
之荀子宥坐云汝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莊子列禦寇云
闔胡嘗視其良徐無鬼云闔不亦問是已是乃欲言中止而又
言之也均有文理存焉禮檀弓云人喜則斯陶論衡明雩云歲
氣調和災害不生尙猶而雩當是誤字

呂刑義

書序云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
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

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明啟刑書胥占是
刑法古有定條又有損益因革尚書大傳云夏刑三千條則夏
有書康誥云殷罰有倫呂覽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大
于不孝則商有書文十八年左傳史克曰先君周公制周禮作
誓命在九刑不忘則周公亦有書昭六年左傳叔向譏子產鑄
刑書謂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夏有亂政作禹刑商有亂政
作湯刑周有亂政作九刑叔向之言當由所從得者非賢故為
此草菅人命之論二十九年孔子亦譏晉鑄刑鼎則謂其棄唐
叔文公之法用夷蒐之法章示民使民在鼎謂專改制度非謂
古無刑書又左傳能讀八索九邱張平子以為八議之刑及九
刑不當如叔向言舉禹刑湯刑九刑呂刑盡棄之以便酷吏用
意上下賊人命也

五子之歌序古文義

書序云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春秋昭公
元年左傳趙孟云夏有觀扈觀與扈同言是叛國也楚語士亹
云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此五
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韓非子說疑篇云堯有丹朱舜有商
均啟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此五王之所誅者皆有父
子兄弟之親也逸周書嘗麥解云其在啟元作殷之五子忘伯禹
之命假國無政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
正夏略竹書紀年云啟十年放季子武觀於西河十五年武觀
以西河畔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是太康未立時五人

已有姦迹墨子非樂篇有於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
又曰湛濁于酒又曰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離騷云不
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衛王逸注云夏王太康不遵禹
啟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
卒以失國兄弟五人皆居於閭巷知非樂引武觀而文冠以啟
更有脫漏言太康不法禹啟也史記夏本紀云帝太康失國兄
弟五人須于洛汭亦依書序合太康數之潛夫論五德志云啟
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謂
之五觀是五觀終於非賢觀者漢書地理志東郡有畔觀縣續
漢郡國志東郡云衛公國本觀故國姚姓水經河水注云衛國
故城南古斟觀巨洋水注云五觀蓋其名所處之邑名曰觀也

淇水注云頓邱古文尙書以爲觀地時河北行鄭古文此鄭序
注說也謂五子爲五觀又言觀姚姓者太康兄弟五人避亂居
於觀仲康子相亦居觀左傳引虞人箴言帝夷羿則羿已立爲
帝左傳又言浞因羿室滅羿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
方娠逃歸有仍生少康澆求之少康奔有虞夏臣靡收斟鄩斟
灌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斟鄩斟灌本夏同姓爲澆所滅少康
之興由有虞故以斟灌授姚姓左傳昭二十二年周有鄩邑史
記正義引臣瓚云斟鄩在河南蓋後遷北海則樂安之灌亦由
分名書序須於洛汭書堯典正義引鄭注云避亂於洛汭鄭親
見孔壁五子之歌古文就其注及說觀地可知古文古言太
康兄弟五人不言六人易乾鑿度云命厯掘執并投者上契輔

鄭注云契輔者推契而輔之也若太康之昆弟據此則鄭所見之古文其迹益明古文記太康五人自洛汭保觀命厯乘勢於觀更立太康卒仲康立以至於相太康兄弟五人皆沒於觀故曰五觀猶周曰汾王也五人名號今知其三曰太康曰仲康曰武觀釋文云五子名號書傳無聞仲康蓋其一也是惑於枚本厥弟之文水經淇水注云太康弟五君號五觀應言太康兄弟後人依枚義改之則是兄弟六人明與序義異歌詞不可用也

允征序義

書序云羲和湏臾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史記謂帝仲康時鄭云允臣名史記不采左傳羿事蓋孔安國所不說據左傳羿代夏政爲帝夷羿則仲康之立亦猶朱均別守丹商國邑耳

枚書謂仲康肇位四海允侯命掌六師又作傳云夷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子仲康命允侯掌王六師爲大司馬是羿亦爲大臣不得爲帝夷羿矣宋蘇軾謂羲和貳羿忠夏羿假命征之其言無徵而深得枚孔之意蓋王肅皇甫謐見高貴鄉公母邱儉諸葛誕之事集此文證之也南宋元明之儒務與蘇爭而互相攀引毅然定羲和爲羿黨則又一無稽之言各成一局且謂孔子書序不明羲和黨羿之罪夫羲和黨羿南宋始有成案孔子周人何由得明之且非枚書意也

湯從先王居義

書序云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正義引鄭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鄭意契封太華之陽爲

始封國不得承帝嚳統不得云遷後乃自遷蕃至湯居亳復在太華之陽則所謂先王者契也從契居太華之陽也詩商頌正義引維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於洛曲禮下正義引維予命云湯東觀於洛曰寡人慎機藝文類聚引尚書中候云天乙在亳諸鄰國繼負歸德東觀於洛降三分沈璧宋書符瑞志云湯東至於洛觀帝堯之壇沈璧退立據水經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謹舉山倉帝得書處今商州地湯自亳東觀洛亳在洛西明矣史記六國表序云禹興於西戎湯起於亳周以豐鎬秦用雍州漢自蜀漢皆在西方謂湯始居之亳在西司馬遷從孔安國問尚書古文又合觀洛緯義也湯誓序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陬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典寶序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

三朥竹書云桀居斟鄩昭公二十二年左傳周有鄩邑在河南戰國策吳起云桀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前羊腸在其後爲今河北懷慶史記貨殖列傳云南陽潁川夏人之居也夏王圻當今懷慶河南南陽三府地湯亳在其西兵自西而東升陬伐三朥於勢順也先王契亦遷者水經渭水注云鬱都城北故蕃邑殷契之所居引世本云契居蕃闕駟云在鄭西卽鬱城今華州也契封商地大得至藍關北聽其遷湯伐桀時亦盡得西方湯特以七十里起非以七十里伐桀又莘商世姻周頌言莘在洽陽渭涘亦陝西地也

孟子伊尹耕莘野趙注云在郃陽

湯得天下復於中

土創立亳商頌云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言湯旣受命始以商邑翼翼爲四方之極明伐桀以前不然矣禮緇衣篇引尹告

云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時已正域居中土亳就所見言夏邑在西湯所居皆曰亳者字亦作薄有今商州偃師商邱曹縣之別殷末之亳分爲三則成皋轅轅降谷周東遷其人又遷今成甯桓王時始滅湯正義云括地志雍州三原縣有湯陵又有湯亳王奔戎遂滅湯正義云括地志雍州三原縣有湯陵又有湯臺在始平縣西北八里其國蓋在三原始平之界說文云亳京兆杜陵亭是也史記封禪書云雍西社亳有三杜主之祠卽今咸甯之亳秦紀集解引皇甫謐云亳王號湯西夷之國封禪書云于亳社索隱引謐云周桓王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案史記言亳王奔戎則亳非戎言滅湯而三原有湯陵此陵非奔戎者所能有則其人葬三原者曰亳王湯奔戎者亦曰亳王湯其君皆曰亳王湯如重黎子孫皆曰重黎亳之最後者在此而六國表集解引徐廣云京兆杜陵亭湯始居之亳却又非此也殷本紀從先王居集解引皇甫謐云梁國穀孰爲南亳卽湯都穀孰誠是亳特非從先王居之亳尋此事惑亂經義俱由於謐謐既屢爭亳王湯誣之爲戎水經汭水注書正義俱引謐云葛在甯陵則亳理不得遠不悟盤庚明云先王有服不常厥邑豈得責湯始終皆繞葛居又今山西垣曲西北有亳城卽後周亳城縣西南有葛城卽史記趙成王十七年與魏惠王遇葛孽者亳葛豈得必近甯陵巢元方諸病源候寒食散發候引謐云凡有寒食散藥者雖素聰穎發卽頑劣救寒食者要當逆常理反正性又云當違人理反常性又云務違常理是無疑也則謐散發時

輒著書以輔王肅翼用救死呂氏春秋慎大覽末嬉言天子夢兩日門西方日勝湯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肅謚作孔傳解先王爲帝嚳則亳在東其解升陲則云繞出桀西乘桀不備立義險謬若此書序正義鄭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不知何書注文謾引於此史記封禪書雍西社亳集解引臣瓚亦云濟陰薄縣是謚後儒者引古俱謬經注言亳者均在商頌周雅書序雒子命尙書中候史記後又其言及地里書皆就湯得天下後言之周虢辛鄭皆東西有之何疑於亳以中土亳說從先王居則華陽之封莘野之聘升陲之師事理皆悖鄭樵通志都邑略云太史公言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在今長安南及湯有天下始居宋地漢後說亳者惟此最通今知亳在西而謂先王定是契者周語云元王勤商十四世而興史記自契至湯正十四世荀子成相篇云契元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於商是契爲元王商頌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又云帝立子生商又云元王桓撥是商止祖契稱元王無緣以帝嚳爲先王書序正義言契以下皆諸侯不得稱先王不知契稱王詩有明徵若帝嚳則不應降稱王也史記帝告作帝詰古義可知唐人索隱謂詰一作倍其亦王肅皇甫謐之文歟

尙書篇目七篇說

言尙書目者多得此失彼又留餘義今使義異者各歸其部爲立七目庶幾易曉

伏生今文二十八篇目第一

堯典

咎繇謨

禹貢

甘誓

湯誓

般庚

高宗彤日

西伯伐耆

微子

牧誓

鴻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鮮誓

甫刑

文侯之命

秦誓

右伏生二十八篇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者孔穎達云兼泰誓言之其說非是司馬遷見古文以分出康王之誥追數之本在伏生書中故可云伏生得也

漢志經二十九卷目第二

堯典

咎繇謨

禹貢

甘誓

湯誓

般庚

高宗彤日

西伯伐耆

微子

泰誓三篇

牧誓

鴻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方

多士

立政

無佚

君奭

顧命

肅誓

甫刑

文侯之命

秦誓

右在博士者泰誓後得其書本在民間故婁敬董仲舒終軍等多引之書正義云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於壁內者上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漢書楚元王傳劉歆移

太常博士書亦云孝武時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又孔安國三篇皆有傳見正義引李頤集傳正義云李頤每篇引孔安國曰是也正義用枚本乃謂此經爲僞云計安國必不爲彼僞書作傳則又自忘其引別錄之文矣王氏鳴盛不能知正義之謬乃云此直當抹掇此傳經佳證也奈何抹之乎或云泰誓宣帝時得者據武帝時博士起傳則非宣帝時得也或云此二十九卷有書序一卷者由不知泰誓起傳爲經之故使西漢經有書序則古文多出之篇立矣博士不肯立古文知博士業無書序也

漢志古文經四十六卷目第三

堯典

舜典多

汨作多

九共九篇多

大禹謨多

皋陶謨

棄稷多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多

允征多

湯誓

湯誥多

咸有一德多

典寶多

伊訓多

肆命多

原命多

盤庚三篇分

高宗彤日

西伯戡鬻

微子

牧誓

武成多

洪範

旅獒多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毋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康王之誥分

畢命多

桀誓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書序

右孔壁文史記漢書儒林傳並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字讀之亦謂之中古文漢書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是也亦謂之中書儒林傳云成帝時東萊張霸以百兩篇古文徵以中書校之非是是也題目同者爲一卷就小篇目則爲五十六篇書序惟古文經有之史記三代世表孔子世家皆言書序者司馬遷古文學也今文無之博士亦無之故說今文者謂二十八篇應二十八宿法言問神篇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以非博士說故推之曰昔也此小篇多二十五劉歆書云書十六篇者亦以題目同者爲一篇又以書序非書故不計序舜典以下止多十六篇也依舜典棄稷爲多盤庚三篇及康王之誥爲分則舜典不分堯典棄稷不分皋陶

謨漢志之古文經自別有舜典棄稷文也此目畢命孔穎達引作罔命者惠氏棟云書正義引鄭注畢命序言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事不與此序相應則古文經有畢命但逸耳漢律厯志引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王命作冊豐刑是古文經有畢命之證今依列罔命爲畢命王莽傳引嘉禾伏生書大傳有嘉禾掄誥蓋所記憶殘句周官保氏序官疏引鄭志言周官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此經無周官者趙商引大戴保傳篇及漢書百官公卿表序中語爲問言周有此官又君奭序正義馬鄭以師保爲大夫官謂鄭不見周官之篇是鄭志周官非指書篇名也其他引者多逸周書七十篇非此經逸十六篇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者建武之際武成一

卷亡也藝文志本注云五十七篇者與眾本皆不應七是誤文也書正義引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者以五十六篇亡武成一

益泰誓三遂爲五十八此非向所及知八亦誤文也

張霸書百兩篇目第四

百兩篇

右霸書因書緯言孔子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下至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定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霸因作此漢書儒林傳云以中書校之非是此霸書明著百兩之數書正義謂鄭本五十八篇爲霸書是不知計數矣論衡有引百兩篇尙書

泰書一卷目第五

古文一卷

右杜林所得後漢書傳明著數止一卷又此卷仍博士所有者以賈馬鄭皆有說知非逸古文尙書古文冤詞以此爲鄭本事由楊倫傳倫傳非逸篇又不當有泰誓與鄭氏本不合也

馬鄭書四十六卷目第六

堯典

舜典

汨作

九共九篇

大禹謨

皋陶謨

棄稷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允征

湯誓

湯誥

咸有一德

典寶

伊訓

肆命

原命

盤庚三篇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黿

微子

泰誓三篇

牧誓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毋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逸

棗誓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書序

右古文經亡武成鄭以博士業泰誓三篇益之亦同題同卷四十六卷五十八篇其非博士業者惟爲書序作注其十五卷二十三篇存其文而逸其說馬本初亦如此今俗閒有馬融忠經乃多引校本書文不知誰所造

枚氏分序本四十六卷目第七

堯典

舜典

大禹謨皋陶謨益稷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允征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三篇

咸有一德

盤庚三篇

說命三篇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泰誓三篇

牧誓

武成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酒誥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四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右枚本分序以冠書同序者同卷亦四十六卷五十八篇正義引劉向別錄五十八篇之文以證之不然也劉向言古文乃孔壁古文無秦誓王肅等未之思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三十四終

海甯蔣廷黻校
善化劉鉅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三十五

南菁書院

癸巳類稿二

黟俞正燮理初著

薪義

說文云蕘薪也薪蕘也蒸析麻中榦也柴小木散材單言之則薪蕘柴通詩漢廣錯薪有楚蕘則兼草木南山析薪匪斧不克小弁析薪地矣車輦析其柞薪白華樵彼桑薪械樸芄芃械樸薪之樵之禮月令季秋伐薪爲炭則薪爲木此皆單言之也對舉則蕘薪草也柴木也蒸析麻中榦也詩無羊云以薪以蒸言牧人無事或樵采或析麻而解者曰麤爲薪細爲蒸周官甸師云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亦言樵采及析麻而解者曰大木薪小木蒸禮月令季冬云收秬薪柴則是薪爲草柴爲木而解者

曰大木可析爲薪小木合束曰柴其訓釋由析薪薪炭之文不
悟彼是單舉可通之辭漢廣正義謂薪是木稱蔓草亦言薪者
因薪楚通其義則因鄭之誤而益誤者也古草木通曰薪今草
木通曰柴究之柴从木是木薪也薪从草是草柴也各有本義
今燈草尙稱燈薪其義最正

武王女得適齊侯之子義荅何休皇甫謐

詩何彼禮矣毛傳云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正義云何休
言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娣姪如諸侯禮者義不以天子之尊絕
人繼嗣之路皇甫謐言武王五男二女元姬妻胡公王姬宜爲
媵今何得適齊侯之子何休事無所出未可據信也按何休說
見公羊莊九年傳注中今謂事無所出者言非雅證不當據之

今檢古事堯以二女妻舜秦穆公納女五人於重耳季孫宿以
襄公姑姊二人妻邾庶其此則秦穆明云納女與妻固禮別舜
及庶其自二妻皇甫謐欲武王以次女作媵事不相侔或曰媵
亦可言娶不必是賤左氏春秋成八年杜預注云古諸侯娶嫡
夫人及左右媵俱有姪娣其說亦非媵爲將送亦爲兼從有莘
伊尹晉井伯皆男子以送女則爲媵士昏禮女媵甚卑不得謂
之娶今能備姪娣以嫁女者而甘以女爲人媵且娶則當聘聘
富貴能備姪娣人之女爲媵皆非人情又無以措辭檢左傳魯
文公有二妃敬嬴齊桓公有三夫人邾文公有元妃二妃陳哀
公有元妃二妃下妃衛莊姜在位莊公娶於陳鄭世子忽娶於
陳齊侯又請妻之皆非同姓又非妾杜以事不可通乃謬爲娶

媵之說不知此是三宮夫人見公桑禮惟元妃爲嫡不敢匹之
非卽是媵凡同姓異姓媵者皆以媵女先至女母家自女母家
至壻家故謂之媵若壻家自娶者何得名爲媵乎左氏成八年
傳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正義引何休左氏膏肓
云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今左傳言異姓則否而不譏十年
齊人之媵其義爲短左傳記載實事言同姓當媵異姓不必凡
嫁皆媵非謂異姓不許媵今十年齊人之媵鄰邦加禮何當譏
之且休忽言備姪娣忽言博異氣則武王二女非異氣何必俱
嫁胡公詩有邢侯之姨譚公維私又有瑱瑱姻亞謚皆不問而
謂王姬當爲媵殆散發務逆常理之談矣

詩騶虞義

詩騶虞毛序言鵲巢之應與麟趾應闕雖但德化相應非必獸
應鳥取符瑞也禮射義篇云騶虞樂官備也此詩異義引韓詩
魯詩說云騶虞天子掌鳥獸之官正合官備之旨鄭君注禮未
得毛詩用三家說云壹發五豝喻得賢者多吁嗟乎騶虞以歎
仁人謂官備在五豝不合韓魯亦不合毛毛傳以騶虞爲獸或
疑其名不見爾雅不見爾雅不足難之惟其義參差逸周書王
會解有英林酋耳書大傳有於陵虞山海經有林氏騶吾史記
滑稽列傳有騶牙與毛傳騶虞同是一物然毛云不食生物王
會則云食虎豹其性更猛矣藝文類聚引瑞應圖下連毛傳後
人引瑞應圖遂云得虎豹卽殺之不食也又牽合白虎古言麟
鳳龜龍上應天象朱雀爲鳳白虎爲麟又言麟應中官則以白

虎爲騶虞今見宋書符瑞志開元占經引晉中興徵祥記所言
白虎騶虞均無殺虎豹不食之義傳又云白虎黑文司馬相如
封禪文云囿騶虞之珍羣殷殷師古云从丹青之丹之獸白質黑章說文

云白虎黑文山海經則云五采畢具大傳則以虞命馬取其善
走非取不食生物是山海經王會解書大傳均非助毛義者又
毛詞理不完周南吁嗟麟兮上有麟之趾語比義明則就所比
歎美之此云彼茁者葭壹發五豝吁嗟乎騶虞彼茁者蓬壹發
五豝吁嗟乎騶虞殪豝豝之後忽雜以白質黑文不食生物之
獸上擬其君辭既不達禮亦不順周官肆師疏引異義周南終
麟趾召南終騶虞皆是獸詩譜言麟趾騶虞皆獲嘉瑞是皆毛
序之蔽墨子三辨云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禮樂記云左

射豝首右射騶虞均是樂章若圖而射之則更無取於仁義如

毛氏說也賈誼新書云騶者天子之囿虞者囿之司獸者翼五

豝以待是韓魯詩天子掌鳥獸官義左太沖魏都賦邁梁騶之

所著劉淵林注引魯詩傳云古有梁騶梁騶天子獵之田也宋

應麟詩考引本元張氏板本班孟堅東都賦梁鄒靈囿注引亦

皆如此今六臣注本作田曲元張氏板本作毛然則騶虞者騶中之虞義長於毛者說詩

文辭意俱合漢書西河郡有騶虞縣蓋三分有二時方七十里

囿地連虞官名縣者如船司空縣名騶之虞船之司空名同一

也詩祈父云祈父子王之爪牙呼祈父卽呼王歎騶虞卽歎仁

君以人及人義同二也漢書東方朔傳奈何乎陛下吁嗟奈何

騶之虞陛下學古辭同三也左傳魏絳述虞人之箴敢告僕

夫告僕夫在後吁嗟騶虞亦在後詩箴語次同四也難者曰詩譜南惟甘棠何彼穠矣爲武王時詩文王時何言天子掌鳥獸官不知制由後定如皋門應門之名又樂記周召之治在武王之事太公之志後四詩說不同師不定是文王時作則天子掌鳥獸官與樂記合五也難者曰騶虞是獸猛而善走故山海經言日行千里淮南子言散宜生得騶虞之乘同於大傳此則古人命名皆有依取古以鳥名官豈得謂祝鳩不是司徒又齊世家有泰誓蒼兕左傳有舟鮫不謂兕非獸鮫非魚亦不得以獸與魚當泰誓左傳之文商子禁使篇云騶虞以相監使馬能言則騶虞無所逃其惡是牧者亦得名騶虞取善走也圉官名騶虞大傳云虞不避虎豹也然則梁騶圖名騶虞官名又得一證於騶虞之獸六也毛傳義有不安後人徒爭有無騶虞之獸於詩義無當用采韓魯義以明之解頤新語引齊詩章句不見所出近韓魯說或鄭君射義注是齊詩歟

睨睨解

凱風云睨睨黃鳥載好其音傳云睨睨好貌箋云以興顏色說也箋以傳好貌屬黃鳥顏色者綿蠻黃鳥傳云綿蠻小鳥貌其義一也按此睨睨好貌是人視黃鳥好也說文睨出目也睨大目也或作睨言人注目視此黃鳥如小宛云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是此視黃鳥例也或曰睇視脊令見其飛因言其鳴耳此黃鳥止好音何用視之荅曰伐木云相彼鳥矣猶求友聲彼相鳥聲是此視黃鳥好音例也

木桃李釋書埤雅後

詩木瓜篇有木瓜木桃李任昉述異記云桃之大者謂之木桃詩投我以木桃是也

太平御覽九百六十七

於木瓜木李無義姚寬西

溪叢語謂是假果因斥鄭箋初學記六帖爲誤兼以孔子見苞苴之禮行焉其語亦非寬誠無足取陸佃埤雅則云江東父老視木實似瓜有鼻而不木者爲木瓜圓實小於木瓜而木者爲木桃大於木桃而無鼻者爲木李其說合於本草其解經謂木瓜百益故以投人於是木桃李皆從其類按爾雅不爲木桃木李立名而毛傳則有義可尋毛解木瓜云可食之木乃通釋桃李加木之文也何以言之詩又云瓊琚瓊瑤瓊玖琚爲佩上物須明加瓊瑤則美玉玖則黑玉無須贅文說文云瓊赤玉毛

解瓊琚改云瓊玉之美者亦豫通瓊玖之義也王得臣塵史袁

文寶牖閒評引韓愈雪詩踏作瓊瑤迹疑是屑瓊瑤或以韓愈

詩爲誤或謂說文赤玉爲誤則是乖戾之談文選謝惠連雪賦

云瑤階瓊樹注引莊子云南方積石千里樹名瓊枝亦見蜀都

賦注今莊子無亦言樹枝似玉耳凡字有本義有轉生義瓊赤玉是

本義美玉則是轉生義美玉色不止赤然無緣專定爲白也詩

與玖連文固不得依說文爲赤黑玉亦豈得依唐詩解瓊玖爲

雪白之黑玉乎詩他言瓊英瓊瑩瓊華則凡玉皆可言瓊猶之

木爲桃李總名也詩一章言木瓜瓊琚以瓜皆蔓生而此瓜實

生於木則曰木瓜猶琚有用石用珠之別而此琚實美玉則曰

瓊琚此文言之相從者也桃與李之必生於木猶瑤與琚之必

可知爲玉也一章言瓊琚則瑤玖皆加瓊故一章言木瓜而桃李亦皆加木此又文之避不成辭而相從者也知袁文說瓊之誤則知陸佃等說木之誤毛傳可食之木瓊玉之美者皆通三章言之古經師解經一字而眾篇並明知瓊瑤瓊玖之爲辭而木桃李之爲辭與爾雅之不爲立名其意皆可見爾雅釋木篇云楸木瓜是此詩木瓜也大雅抑篇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是此詩木桃李也述異記桃大者謂木桃是無以處木瓜之文故知古訓最闕遠埠雅之說今人猶有此名蓋緣詩生名而不可以說詩陸於詩名物疊詠者解釋並工妙此蓋未當

簫考

詩云吹笙鼓簧禮月令云調竽笙箎簧明堂位云女媧氏之笙

簧多笙簧並舉或謂簧大笙也明堂位注引世本作篇云女媧作笙簧世本之意止以笙中之簧女媧所作風俗通引世本云隨作笙又引世本云女媧作簧初學記藝文類聚北堂書鈔一切經音義七並引世本云隨作笙白帖引世本云垂作笙又單引世本云女媧作簧文選長笛賦注引世本云女媧作簧暴辛爲埴釋名云笙以匏爲之其中汙空以受簧宋書樂志云笙隨所造其笙中之簧女媧所造也隨應在女媧後一切經音義八引古史考亦云女媧作簧其後隨作竽蓋簧可無笙笙不可無簧故當先作簧簧卽今歛子通俗文爲哨子喇叭瑣啍口琴皆有之其單用則曰哨子亦曰叫子詩云君子陽陽左執簧又云並坐鼓簧又云巧言如簧皆單言簧謂巧言如簧者鼓歛子能

效鸞鳳百鳥之音言之巧者似之不得謂簣卽笙巧言如笙也
釋名云笙竽皆受簣亦以竹鐵作於口橫鼓之亦是也則漢別
有簣神仙傳云王遙篋中玉舌竹簣三枚遙自鼓一枚以二枚
與室中二人並坐鼓之是晉時猶以此爲樂器唐時樂器猶有
吹葉舊唐書音樂志有嘯葉銜葉而嘯又言六朝樂器有葉遼
史樂志有吹葉均在笙簫笛簾外宋陳旸樂書云今民間有鐵
葉簣削銳其首塞以蠟蜜橫之於口呼吸成聲樂工所習與儒
者文字不相通又其時人閒自有長歎歎聚鳴鼓吹脣及兵行
巡哨之法儒者不知哨卽歎歎出於簣簣卽叫子因謂歎法不
傳簣只是笙唐以後經注文選注與古書時制俱不相協今以
世本推之知女媧破小管納舌鼓之名曰簣自爲一樂器其後
配笙又自爲一樂器於經史及時制皆可通也章如愚羣書考
索謂簣當自爲一樂器其識甚卓路史則云隨作制笙簣注云
隨作臣名語之怪陋由不知簣是一樂器自撰一語欲與明堂
位並行云

勺藥義

詩溱洧云伊其相譖贈之以勺藥毛鄭以來謂卽今紅藥此乃
自牧歸荑之比韓詩薛君以爲勺藥離草或謂藥爲貽椒之類
陸佃以爲芍藥破血欲其不成子姓望文生義亦非說經正義
今案漢書司馬相如賦云勺藥之和枚乘七發云勺藥之醬論
衡譴告篇云釀酒於罌烹肉於鼎鹹酸淡苦不應口者由人勺
藥失其和也漢人相承語如此蓋齊魯之義中饋日用物也

檜羔裘義

詩言羔裘屬卿大夫者則曰羔裘豹飾羔裘豹祛羔裘豹褻羔羊正義云論語鄭注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惟豹祛與君異詩但詠羔裘者謂諸侯朝服也檜風云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羔裘翱翔狐裘在堂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其謂羔裘者檜君也狐裘者大夫自言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謁之士不衣狐白則卿大夫衣狐白惟不以錦衣謁耳正義言錦衣狐裘諸侯之服在天子之朝則服之歸其國則不服在國視朝受聘服麕裘今案箋以羔裘爲檜君朝服則羔裘指檜君矣左傳云臧之狐裘臧非命卿亦狐裘知此狐裘爲檜大夫矣序云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而不能自強于政治故詩言羔裘之君逍遙而已翱翔而已日出膏曜而已有道之臣衣狐裘在朝堂豈不惟君之思而君不能自強于政治則惟惻惻焉憂悼蓋君務逸臣雖在朝堂不能有成道當去也傳云狐裘以適朝不云視朝知是大夫以朝也傳云堂公堂也若君在堂不須言公堂知是有道大夫在堂也序言君好潔其衣服詩言羔裘如膏日出有曜不關大夫狐裘也箋云檜君朝服燕而祭服朝是潔其衣服先燕後朝不自強頓改傳義今案傳義甚隱故爲申之

逸豫無期申箋義

詩白駒序云大夫刺宣王箋云刺其不能留賢詩云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傳云願其

來而得見之爾公耶爾侯耶何爲逸豫無期以返也慎誠也箋云誠爾優游使待時勉汝遁思度已終不得見自決之辭箋義長也箋言自決之辭如十畝之間義謂王不畱賢則賢者可去今白駒以食苗藿而來倘賢者畱用貴爲公侯任重憂民則無期以逸豫故當誠汝優游以遁思自勉蓋賢者不得有爲多有逸豫優游之思以王不能畱相謂宜決去也傳謂逸豫似公侯於理爲弱以詩有萬壽無期思無期故就爲此言實則詩無達詰此止言逸豫無時箋意反其詞以慰之言倘爲公侯則不能逸豫矣詩緝言公侯不能逸豫羨其遁思之樂不如箋意深長也

巷伯作詩義

巷伯毛序云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言初由讒被刑詩哆兮侈兮成是貝錦傳云自謂避嫌之不審也引顏叔子舊男子事以證之箋則云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正義云傳言此者是證避嫌之事此寺人非能身爲姦淫其所嫌者不必卽是男女是非之事則正義依箋解傳而不知非傳意也案下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傳云罪已定矣而將踐刑故作此詩箋云自傷將去此官是毛言此孟子以男女之嫌譖人誣致其罪枉得宮刑定爲寺人鄭言此寺人被譖在宮中不謹或逐或重得罪去此寺人之官也傳箋截然不同正義乃誤解傳意王肅於此詩不標毛義肅甘心與鄭爲難亦有精力不到之處

啟明長庚古義

啟明在日前長庚在日後其最明者詩傳云日旦出謂明星爲
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但指其明者言之不定指何星也
論衡星應篇云古質不能推步五星不知歲星何如狀詩言東
有啟明西有長庚或時昏見于西或時晨見于東詩人不知則
名曰啟明長庚矣其論最確按五星木歲星火熒惑金太白水
辰星土填星以古法歲星歲在寅則星在丑歲在卯則星在子
十二歲一周天熒惑二歲一周天太白一歲一周天然其行度
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又入四十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又
入三十五日又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辰星一歲一周天其行
度春分見奎婁夏至見東井秋分見角亢冬至見牽牛填星二
十八歲一周天史記索隱引韓詩云太白晨出東方爲啟明昏

見西方爲長庚則專指太白而大宗伯疏引星備云太白日行
八分度之一八歲一周天惟辰星日行一度今法作詩者所不
曉古法則如此是五星常在日前者惟辰星而太白有在日前
時有在日後時啟明長庚不定何星但太白辰星當其位卽以
爲名耳有兩啟明無長庚時有有啟明無長庚時有有啟明有
長庚時

四月匪人義

詩四月先祖匪人箋正義詩集傳言先祖非人乎何使已當此
難世無所歸咎怨恨之甚其言不安正義引王肅言已不得祭
其先祖王肅所造孔叢記義云孔子曰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
也左傳文十三年季文子賦四月注云思歸祭祀然不能與祭

遂以先祖匪人詰其上亦爲不詞歐陽氏修言先祖任用非人
王氏楙言先祖不以子孫爲人陳氏啟源言先祖讀斷匪人乃
自指金氏姓言匪人謂非比他人皆望文生義李氏黼平言人
爲說文奇字之儿仁人也卽中庸表記仁者儿也之儿爲相儿
偶與忍字相對今案人不必作儿詩匪人當如中庸表記仁者
人也之人中庸注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
言表記注云人也謂施以人恩也春秋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
此其言舍之何人也今公羊仁也誤匪人者謂先祖匪復以人意相慰
恤如下章言天子莫我有爲葛藟亦莫我有之有匪與莫其義
同也人與有其義同也冀先祖之人己天子之有己忠孝之人
情切而詞悲也雲漢之詩曰后稷不克克刻識也昊天上帝則
不我虞虞度也莫我有也不我虞也不克也匪人也同也詩無
達詁得其句例則達詁也

韎韐句讀義

詩韎韐有奭傳云韎韐者茅蒐染草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也
傳意言韎韐之韎爲茅蒐乃染草也其下韎韐乃連文爲義箋
云茅蒐韎韐聲也韎韐祭服之韠箋意亦言茅蒐爲韎韐之韎
聲也其下韎韐乃連文爲義上俱省之韎二字耳士冠禮韎韐
注云韎韐緼韎也士緼紱而幽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
名焉今齊人名蒨爲韎句韐韎之制似韠注意言韋染以茅蒐
合茅蒐之音爲韎卽蒨韎也其韐韎韠則同文選西京賦注引
毛傳曰韎者茅蒐染草也不連韐爲文引書之體有此實則韎

韃之韃爲茅蒐茅蒐則爲染草若單言韃則不得謂之茅蒐染草說文革部韃云防汗也韋部韃云茅蒐染韋也文各有當毛許鄭三君之文至當不可改易矣詩正義引鄭駁異義云韃草名齊魯之間言韃韃句聲如茅蒐字當作韃陳畱人謂之韃鄭意韃爲茅蒐合聲茅蒐草名也齊魯言韃韃之韃如茅蒐寫其言當作韃卽韃也蓋韃音古如謀詩正義儀禮疏自爲說皆誤

文王元年鄭義

鄭康成謂文王元年己未魯隱公元年己未詩靈臺正義引三統證之諸經正義不知說天者古今不同不就經文敷說厥旨而引後世之法以淆之又不得鄭專用緯說此所云己未鄭亦本緯不用三統正義引鄭注書序云十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

之是年入戊午部四十歲矣然則文王元年當入戊午部三十歲戊午部以庚寅爲部首三十歲爲己未爲文王元年四十歲爲己巳爲文王十一年正義又引徧校諸本徧師謀注云數文王受命至魯公末年三百六十歲此魯公謂魯惠則隱公元年當三百六十一歲又值己未是鄭依徧師謀數之且以文王元年當受命之年乾鑿度云天元甲寅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入戊午部二十九歲伐崇侯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應河圖注云受命後五年而爲此者孝經援神契所謂文王優游典簿乾鑿度又云亡殷者紂黑期火戊倉精授女位正昌注云火戊戊午部也火戊者木精將王火爲之相戊土也又爲火子使其子爲木塞水依乾

鑿度言自甲寅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則文王受命當癸丑言入戊午蔀二十九歲則文王改元當戊午明年爲元年當己未中有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五年受命改元不在一年援神契同雒師謀但以改元爲受命其元年己未則皆同也是鄭旨也三統則漢書志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而伐紂爲十一年二年乃遂伐紂爲十三年武王伐紂年八十六後七歲九十三武王崩周公攝政五年後二年得周公七年十二月戊辰晦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伯禽俾侯於魯凡伯禽至春秋三百八十六年隱公春秋此元年上距伐紂四百歲覈三統之文四百歲者上不數伐紂下不數隱元謂中距四百歲文王受命元年及隱元首尾四百十四歲文元己未則隱元壬子隱元己未則文元丙寅鄭不用三統明矣大衍妄引三統舊說隱元己未克商己卯三統蔀數具存實四百二歲而以爲四百一歲推數不明乃妄毀古憲且三統並不言隱元己未周語伶州鳩云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三統推之云張十三度史記天官書云攝提在酉歲星居午是伐紂當酉歲唐志麟德法李淳風推之云周師始起歲在降婁蓋太歲作噩之誤則隱元當丑歲寅歲而執歲星超辰之說者說自有據然不如從緯之合古法至後人又依史記推爲戊子歲依漢書推爲己卯不知用何法也

韓奕燕師義

韓奕詩云奕奕梁山維禹甸之韓侯受命王親命之又云韓侯

娶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姑相攸又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案禹甸梁山必當爲禹貢之梁山在今韓城鄭康成時所謂燕去禹貢梁山甚遠故以完韓燕師爲古平安時民眾王肅則以召公薊燕因謂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卽此詩韓城世謂寒號非也水經鮑邱水注潞戾陵堰東有梁山引晉元康時碑魏嘉平時潞已有梁山名聖水注誤引鄭箋追貊爲獫夷所逼稍稍東遷爲韓東遷於是禹甸梁山之名改今案燕乃蹶父國也周初有燕有北燕左傳隱五年衛人以燕師伐鄭注云南燕國今東郡燕縣正義云世本燕國姑姓也漢書地理志東郡南燕縣云南燕國姑姓黃帝後今衛輝之封邱地其國春秋前及春秋時正謂之燕鄭語成周北有衛燕翟解虞路洛泉徐蒲及此詩燕師皆西周時名隱五年燕師及宣三年左傳鄭文公妾燕姑其祖爲伯僚其後石癸亦稱之曰姑吉人也說文姑云百僚姓此詩云韓姑左傳有燕姑則蹶父本燕支庶春秋時南燕止稱燕也其在薊之燕正謂之北燕春秋納北燕伯高止奔北燕史記燕世家云武王滅紂封召公于北燕是其證北燕後強大乃獨得燕名後人反以燕爲南燕作奕詩時薊不單名燕也詩言韓姑汾王之甥蹶父之子則蹶父姑姓爲厲王壻以燕公族入爲卿士詩言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知蹶父不在燕久居周已有族里如魯凡蔣邢胙在周圻內詩言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奄受北國韓城在河西居鎬東北得受王命爲北諸

侯長蹶父亦得假王靈用其國人爲韓築城如晉人城杞亦戚
好赴役燕韓事同也鄭未思南燕媾姓故疑之王符潛夫論志
姓氏云周宣王時亦有韓侯其國也近燕是亦不知燕韓之地
何在王肅乃以寒號城爲韓侯城後人多喜其說於詩之燕與
媾不能通也

毛詩傳序一人所作論

詩四家序不同各詩各傳各序知毛序毛傳必是一人所作故
序無傳也漢書藝文志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明是序一卷鄭康成去毛公時遠而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知
之審十月之交毛序云大夫刺幽王也箋云當言刺厲王作訓
故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絲衣序高子曰正義引鄭志答張

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是鄭謂序傳一人作毛承先
師所傳采詩者之言著之也其分序置篇端亦始於毛揚之水
序沃強盛箋云沃曲沃晉之邑也詩從子于沃傳云沃曲沃也
箋不復言崧高序尹吉甫美宣王也箋云周之卿士尹官氏詩
吉甫作誦傳云吉甫尹吉甫也箋不復言甘棠箋召伯姬姓名
奭食采于召作上公爲二伯後封于燕此美其爲伯之功故言
伯云在序美召伯下不在詩召伯所芟下何彼穠矣箋車厭翟
勒面績總在序車服下不在詩王姬之車下知作箋時序已在
詩前也若後漢書儒林傳衛宏從謝曼卿受學曼卿爲毛詩訓
宏作毛詩序馬融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隋書經籍志毛詩
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溢詩故訓傳下正義云毛

傳不訓序以置篇首易明性好簡略故不爲傳鄭箋下正義云
引經附傳未審誰爲經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關雎序下正義
及絲衣正義并云序是毛置篇端今案後漢書隋書乃是強造
故實以配漢書正義則聊爾酬應語均於本書不相應經義考
又謂志之經毛亨撰志之故訓傳毛萇撰尤無此事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三十五終

海甯蔣廷黻
善化劉鉅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三十六

南菁書院

癸巳類稿三

黻俞正燮理初著

征商論

孟子言古之爲市有司者治之有賤丈夫罔市利始征商謂仁
政本不征商商君則言重賦抑末墾令篇云重關市之賦則農
惡商商有疑憊之心外內篇云末事不禁則伎巧之人利市租
太重則民不得無田食貴糴食不利而又加重征則民不得無
去其商賈伎巧而事地利矣按商賈民之正業易稱先王通商
賈書言虞夏使民懋遷有無化居周酒誥言牽車服賈養父母
可以樂飲建國若鄭不侵其業不得以爲賤又斥之爲末戰國
士無恒產乃始發憤詈富人戰國策魯仲連云商賈之行不忍

爲又有商君之策皆所謂橫議疾貧妒富亦其識之未宏也周時太宰九職商賈阜通貨賄閭師任民任商以市事貢貨賄其征商也經入則九賦有關市山澤幣餘司門征其貨賄廛人歛歛總質廛罰之市布其無邸肆立持則肆長歛其總布又泉府有市之征布其經出則大府職以待膳服喪紀賜予廛人布入膳府至凶荒札喪則司市云市無征司關云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譬農凶歲不取盈也孟子乃謂仁政關譏而不征市又不廛不征或由不悉周法後人有經書不能讀折衷至當分持孟子商君之說或曰非仁政或曰抑末反本天理爛熟使天理仁政兩者不能並立四民皆王者之人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不應商賈獨以仁政不事君專以征科苛責農民上下相接以義商賈若是末則聖王循天理不得因末爲利若云重征以抑末則何如禁絕之乃反誘而征之哉楚漢兵爭農廢財在商賈漢雜用王霸欲商賈輸財不得其名直曰困辱之而已至桑宏羊竊商君之說始飾其辭曰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鄭康成注關市山澤幣餘之賦云皆末作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算夫聖人仁政固征農矣仁政獨不宜授田課植農桑而不征歟農豈亦未作罔利當征之使反本循天理凍餒歟然則不征商非仁政征商非抑末也夫征商與征農其義一也

周官庶子義

周官庶子非諸子也天官宮伯職云王宮士庶子外饗職酒正

職云饗士庶子夏官司士職云辨卿大夫士庶子之數秋官象胥職云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次事庶子庶子在士下也夏官大僕職云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庶子在僕下也秋官掌客職云王巡狩國君致從者公眡上公卿眡侯伯大夫眡子男士眡諸侯卿庶子眡諸侯大夫庶子從王禮在士從王下也朝大夫序官云每國庶子八人都則四人其官列在士府史下也象胥言王之大事必自國都曰之其庶子必國都朝大夫之庶子在府史下者儀禮燕禮大射禮有庶子執燭阼階上大射儀獲者執薦庶子執俎從之設於乏南與服不氏徒四人等至夏官諸子則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注云或曰庶子此鄭氏用文王世子及燕義蓋諸子庶子名

同而事異文王世子之庶子及後世太子王侯庶子官與夏官諸子通此一庶子也諸子庶子可名官者如五代小底都指揮不得謂凡小底皆是都指揮也燕禮大射儀之庶子與周官凡所正名庶子者同此又一庶子也燕義但見庶子之名漫衍博引乃漢世俗儒之義不足據管子戒篇云中婦諸子亦言女使賤役新序雜事五云胡亥置酒饗羣臣召諸子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階視羣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諸子聞見之者莫不太息是諸子先食而侍饗爲近侍小臣或亦名諸子與諸子官無涉作燕義者誤牽合之耳韓非子內儲說上云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又云卜皮爲縣令使少庶子佯愛於御史內儲說下云濟陽君有少庶子不見知又云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

三
三
災國策云秦王庶子蒙嘉呂不韋庶子甘羅韓太子庶子強此
漢人所謂童騎梁書沈瑀傳所謂縣僮五代遼金元人所謂孩
兒班寢殿小底著戶郎君及諸王以下祇候小底明所謂門子
今所謂小茶房乃周官儀禮之正名庶子也史記扁鵲列傳云
號門下中庶子蓋典謁者士大夫家有之夏官都司馬云掌都
之士庶子戒令家司馬亦如之則都有庶子如卜皮之庶子是
也家有庶子如呂不韋之庶子是也史記商君列傳云魏人爲
魏相公叔痤中庶子亦家臣也索隱引夏官諸子文王世子二
文證之如此則周天子官何得云公叔痤中庶子也

玉府王齊食玉義

周官玉府云掌共王之服玉王齋則共食玉注云玉陽精之純
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曰王齋則食玉屑太平御覽引吳普
本草云玉泉一名玉屑神農岐伯雷公甘山海經西山經云崑
崙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享書洪範云
惟辟玉食臣無有玉食三輔黃圖云武帝銅槃玉杯承露和王
屑服之以求仙道是神農黃帝至夏至周至漢皆食玉也古人
又食桂今不食玉不食桂不得以今疑古西山經注引河圖玉
版云少室山有白玉膏一服卽仙抱朴子金丹篇云朱草汁如
血以玉投之立便可丸如泥久則成水名爲玉醴仙藥篇引玉
經云玉可烏米酒地榆酒化之爲水蔥漿消之爲飴又餌以爲
丸燒以爲粉當得璞玉不可用已成之器反傷人也齊民要術
亦引神仙服食經云地榆名玉札言化玉也蓋食玉之法如此

魏書李子預傳云子預羨古人餐玉之法採訪藍田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椎七十枚爲屑日服食之而世事寢食不廢乃無效此子預陋言也食玉無禁世事寢食之說子預所以無效者已已成器一也不知玉屑是玉泉而椎玉成屑二也古聖人非求仁也但禦水氣於養身有益亦不必定拒絕也

周鄉遂田制義

小司徒經土地井牧其田野以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注云此謂制都鄙也采地制井田其法異於鄉遂重立國也立國出車以四起數周之大法鄉遂用貢都鄙用助鄭讀書熟故能分析言之俗儒讀書不能記得此失彼讀鄭注亦不熟偏指一二句論之遂以不狂爲狂按漢書刑法

志古一同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二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大率三分去一鄉遂都邑之畝遂溝洫澮川占地卽在其一之中遂人匠人一以夫計一以井計事本不同制無緣合大司徒言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田家三百畝此助制也遂人言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田百畝萊百畝下地田百畝萊二百畝大司馬言賦地上地食三之二中地食半下地食三之一與遂人同此貢法也周官貢不爲井後人欲以己意井之遂改說周官使不可通遂人言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匠人言一耦有畝田首謂遂井間謂溝成間謂洫同間謂澮達於川遂人十夫千畝長百畝卽有溝匠人井九百畝長三十畝卽有溝

以此推之漚澮皆異遂人所治鄉遂公邑遂師所謂經牧貢法也匠人所治都鄙采邑小司徒所謂井牧助法也助法面以三貢法面以十采邑以井言則爲里爲夫三之屋不能爲十夫也井自成井形不能更用他法積算陳祥道鄭樵謂遂人匠人之制無不合者不識數矣

中世溝洫占地解

周畝廣一尺路亦一尺去二尺也遂廣二尺徑容牛馬二尺去四尺也溝廣四尺畛容大車六尺去一丈也洫八尺塗容一軌八尺去十六尺也澮二尋道容二軌去三十二尺也田以六尺步計則畝積三千六百尺畝占千二百尺百畝九十九畝畝畝共積四十七萬八千八百尺面徑六百九十九尺田以八尺步

計則畝積六千四百尺畝占千六百尺百畝九十九畝畝畝共積七十九萬八千四百尺面徑八百九十九尺蓋六尺步則畝於畝三分增一於地爲四分去一八尺步則畝於畝四分增一於地爲五分云一於地爲費其遂至澮則不費也以遂人夫間遂十夫溝百夫洫千夫澮萬夫川言之方萬夫爲萬萬夫百萬萬畝中有十八澮三百二十四洫五千八百三十二溝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遂以匠人田首遂井間溝成間洫同間澮言之方百里爲九萬夫九百萬畝中有十八洫三百二十四溝五千八百三十二遂蓋貢法千步至溝萬步至洫十萬步至澮助法三百步至溝三千步至洫三萬步至澮此其必不能合者而陳祥道鄭樵曾不省覽經文遂人匠人二法謂可圖而合非雅言

也蓋計地有四法一匠人八尺步法一匠人六尺步法一遂人八尺步法一遂人六尺步法舉其一則三隅可推今以遂人六尺步計之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遂達於溝交錯互足長七千八尺遂相經九遂三十六尺此互取止取其半也故以積二十八尺入積實長七千二百六十六尺溝洫澮法同此積二十九萬四千二百六十八萬七千二百三十二尺也五千八百三十二溝達於洫交錯互足長七萬三百五尺溝相經九溝九十九尺此取四十五尺入積實長七萬三千五百七十二尺洫相經四洫達於澮交錯互足長七十萬三千五百七十二尺積三十七萬四千七百三十三萬六千五百八十四尺澮相經九澮二百八十八尺此取百四十四尺入積實長七百三十三萬六千五百八十四尺澮總積百一十萬九千五百五十一萬四百六十四尺爲可食之田三百八萬二千八十六畝又四分畝之一在川內百萬萬畝中費地才萬分之三以畝言之則百萬萬畝可食之田積三十六萬萬萬尺畝積十一萬八千八百萬萬尺爲可食之田者三十三萬三百八萬二千八十六畝又四分畝之一費地四分之一此貢法六尺步法也助法則溝洫澮加密費地益多鄭注小司徒云萬井以四千九十六井出田稅謂不值溝洫者出泉二千三百四井治洫三千六百井治澮謂值洫澮旁者出人力爲內外相助非萬井中五千九百四井不出國租賦也賈疏誤解之馬驢釋史謂溝洫別在一處與田相遠鄭說誠爲不通且

爲圖以著其非此之爲圖與陳祥道鄭樵何異

鄉興賢能論

周時鄉大夫三年比於鄉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出使長之用爲伍長也興能者入使治之用爲鄉吏也其用之止此王制推而廣之升諸司馬曰進士焉止矣諸侯貢士於王以爲士焉止矣太古至春秋君所任者與共開國之人及其子孫也慮其不能賢不足共治則選國子教之上士中士下士府史胥徒取諸鄉興賢能大夫以上皆世族不在選舉也選舉使鄉主之鄉大夫以近畿秩尊非近畿者鄉吏主之非大夫也所以用之也小故主之者不必尊人亦習知其分之不可越也故孔子仕委吏乘田其弟子俱作大夫家臣禮賤家臣謂之爲僕者漢抑諸

侯王法非周法也周法則誠不善也荀子王制云王公大人之

子孫不能禮義則歸之于庶人庶人之子孫積文學正身行則

歸之卿相士大夫徒設此義不能行也周單公用羈

左傳昭公七年

公用遠人

定公二年

皆被殺齊能用管敬仲甯戚秦能用由余百里

奚楚能用觀丁父彭仲爽善矣戰國因之招延游談之士夫古

人身經百戰而得世官而以游談之士加之不服也立賢無方

則古者繼世之君又不敢得罪於巨室也夫欲善爲變者必假

聖人以定眾志孔子仕魯游至司寇而不與大國三卿之列董

仲舒云天欲魯以孔子代三家災兩觀桓僖宮亳社以示之意

公羊經師說也魯卒不悟天亦無如之何也漢時以經說爲大

愚而科目之立亦當其時繼世之君立賢無方者仲舒啟之也

漢立國久豪族多後漢不用功臣亦不能革豪族魏之立九品中正也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法如是非弊也周人安之而後人不能安者所以用之者不同則覬覦者多也九品所定沿至於唐自漢至唐科目多矣大權美仕俱在豪族任豪族而以功臣子弟間之議選舉者徒毛舉細故而無敢昌言奪世家豪族之權者奪世家豪族之權事必有不忍言者非君子之所爲也然而毛舉細故又無益於事也夫不能善變者必以不善變之肆行屠殺奪世家豪族之權以啟選舉之途者朱溫也宋初無豪族則不必用功臣間之又鑒於曹魏至陳宇文周至郭屬之遞篡也則並不用功臣合天下之人一切考試而登用之而重其侍從宮之蔭其制出於藉朱梁之勢以盡反乎太古之所爲說者引唐事以況宋已爲不達況引周事以繩明選舉經義益荒援據失誼矣然則宋已後亦有豪族能安之而古人不能安何也古習爲固有今不敢冀其所無也周用功臣魏後必兼用豪族者何也書多士篇殷族言湯用夏族迪簡王庭而周不然多方篇周公許殷邑胥伯大小多正以有服在大僚而卒不用周以干戈定天下勝國之臣不得豪也魏以後禪受則並其臣受之彼有鑒於王莽改漢族之卽敗也故南族由晉北族由魏而皆上溯漢臣衣冠之名禪受之君不得與也彼固有所挾也又使與功臣相牽制則隱忍以爲國也周則王族輔王公族治國餘皆功臣也分殷民大族以與諸侯所謂興之爲伍長鄉吏者於其中興之而無美仕大權此則周之制也

閏月闔門左扉立於其中義

春官太史職云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注云路寢門言自南門外退處路寢玉藻云閏月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承上文聽朔於南門之外言之此王居明堂月朔禮也說文閏從王從門王皇通古皇有閏也非明堂月朔則無由闔門左扉立於其中凡閏月無中氣假閏五月則朔當夏至後望爲六月節故朔闔明堂太廟之東扉而啟西扉明此朔爲閏也望則闔明堂太廟門啟右个之東扉至六月朔則右个門啟以節氣中氣全也不言東西者以通三時假閏二月則朔闔青陽太廟之北扉閏九月則闔總章右个之南扉故曰明堂禮也非明堂則無十二月門無取闔左扉此可明門左右名義知曲禮正義誤也

門左右義

門以外向爲用東爲左西爲右司士朝位在路門外故士虎士在路門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及大僕從者在路門左南面西上上者近中爲尊右以東上西爲右也左以西上東爲左也司士王還揖門左揖門右亦朝位東左西右也其以人言者士冠禮云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是門東也士冠禮特牲饋食禮俱云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亦門東爲門左也惟入門言左右則以入者內向左右言之康王之誥云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聘禮云大夫納賓賓入門左介私覲介入門左士介入門右公食大夫禮云賓入門左覲禮云侯氏入門而右有司徹云主人揖先入門右尸

入門左脩從亦左則入門以西爲左東爲右古人於門所以不言東西言左右者門有四出難正言如車右然北行則右在東東行則右在南故可言車左右不可言車東西也門旣言左右則出者所謂左卽入者所謂右東西正相反其聘禮玉藻云公事自闕西私事自闕東明堂位云諸子之國門東諸男之國門西止以南門言之若東向西向北向則自有左右詩泉源在左淇水在右以逆流視之水東流詩人西向望之泉源南爲左淇北則右也解者以南面定之言淇西南泉西北下流合處泉居東爲左非實事也左傳哀公二年由趙至戚云右河而南時開州在河之東河北流則以東爲右人逆流而南則以西爲右門亦然南門以西爲右人入南門則以東爲右其義至明入南門

以東爲右則出南門以東爲左義亦至明曲禮云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闕右誤兼出言右者跲於辭也注不舉其失以特牲注已正言之而正義云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蓋望文爲訓與他經皆違至陳祥道作禮書直云門以向內爲常其作禮書而不讀儀禮俗儒之常然人各有門聖人制作天下用之豈可有內向爲常之門乎此外展轉依附愈不可詰矣

決鞮極遂解

決遂之事周禮注引或說云決引弦驅也拾鞮扞也此漢人緣古制之言於經皆合引弦驅者所以闔弓弦縱之卽發矢今右巨指所著撥指或用擇木棗木或用骨其中有否以韋爲之詩謂之鞮禮謂之極今謂之墊此決之事也鞮扞者所以遂弦其

名曰拾著之則曰遂以方韋爲之有組繫於臂古逢掖方袂以
韠搯歛之便引弓今之小韜袞亦曰臂衣此遂之事也鄭既引
之而決極自爲說者由於士喪禮師說之誤聶崇義陳祥道至
謂決爲象骨長形外倚出其半中窪如半月有繩以繫於右巨
指外極爲連三管皮袋且以韜掌則又因鄭而更誤者按鄭大
射儀朱極三注云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
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無極則放弦契於此指多則痛小指短
不用士喪禮決用正王棘若擇棘組繫纒極二注云極猶放弦
也以沓指放弦令不契指也生者以朱韋爲之而三死用纒又
二明不用也設決麗於擘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擘注云擘手後
節中也飯大指本也決有韋藉有纒纒內端爲紐外端有纒帶

設之者以紐環大指本因沓其纒以橫帶貫紐結於擘表設握
者以其繫鉤中指由手表與決帶之餘連結之此卽儀禮圖禮
書所本不悟鄭言歛尸設決縛指不動聶陳於生人之射亦縛
之則其謬也且鄭說亦不離凡射之決必有沓鄉射大射諸耦
不言沓者不須言之獨公言極者極中也謂決中之沓以朱韋
爲之三者適用增減公所以獨須言之者爲贊言之也小射正
取公之決拾於東坵上小射正奉決拾以筈小射正取決贊設
決朱極三小射正取拾贊設拾卒射小射正以筈受決拾經無
取朱極三奉朱極三贊設朱極三受朱極三之文則朱極三乃
贊設決之事如小臣贊袒而公袒朱襦言袒則朱襦見小射正
贊設決而朱極三言設決則以朱韋極之凡三也士喪禮陳纒

極二從決陳之用續用二者人生血氣周行皮肉筋骨相讓以
韋極之備三者增減以求其定尸則肉定以柔續極之則指與
決相附亦備二者意不忍言肉定故設決時亦不言設極鄭於
設決注增言以韋沓之而於續極二注云明不用使如所言韜
指則尸手所設甚多於韜指獨何苦而不用也疏言以此二極
與決爲藉似亦悟注非也設決麗於擊者古文麗爲連連麗皆
言附尸決更繫之人射之決不用橫帶繫也自飯持之者飯爲
夏祝鬻餘飯之飯尸右手所握既夕記則言左手之設也設握
者經前言握手尺二寸元是也乃連擊者拳尸手也如注言決
在飯大指外是闔弦以大指反挑之又放弦用食指將指無名
指與大指反挑弦又不相應又三極小指不用其極二不知本
意欲去何指此皆於事不便經亦不合尋周禮注鄭所引漢人
或說爲推比之

秋官都則非官名說

周官云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
八人徒二十人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
四人徒八十人注云都則主都家八則者當言每都如朝大夫
都司馬云今按注說非也序官文每國爲一句都爲一句言國
與都之朝大夫其人不同其職掌同也朝大夫者如言山衡林
衡川衡澤虞每國者如言大山大林麓大川大澤大藪都者如
言中山小山中林麓小林麓中川小川中澤中藪小澤小藪也
實士謂之大夫者自國都視之謂是在朝之大夫又周法王臣

加一等其職若漢郡國邸吏都者郡也國者國也其職云掌都家之國治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事故者謂邸報告其君者謂國之朝大夫告其長者謂都之朝大夫其職云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此謂國之朝大夫也其職云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此謂都之朝大夫也其職云惟大事弗因謂君長自有朝覲會同其職云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如漢丞相長史詰郡國邸吏其職云在軍旅則誅其有司謂朝大夫從軍其職皆兼國都言之今別都財爲一官而闕其職掌則朝大夫之職掌與序官不相應故知注說失之

媒氏民判解

周官媒氏掌萬民之判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王肅謂禮言其極不是過者非也此令也非禮也禮不下庶人令言其極不是過何以知周時行此令也曲禮云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又云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纓女子許嫁笄而字內則云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又云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文十二年穀梁傳云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不獨此也墨子節用上云昔者聖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既沒於民次也其欲早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早與其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墨子所謂聖王時當有

夏商方策可據法曰毋敢知亦古令云後十年則墨子親見周時有三十二十之令曲禮內則穀梁以爲禮制經師不能知古事也大戴禮本命云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太古男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以五十三十參差之數知周令亦實有三十二十參差之數又通計天下三十年爲一世凡此者皆爲民也說三十二十之義者本命云中古合於五也中節也太古備於三五合於八十也八者維綱也天地以發明故聖人以合陰陽之數白虎通嫁娶云男三十女二十陽數奇陰數偶男長女幼者陽舒陰促禮昏義正義異義引大戴說云男三十女二十合五十應大衍之數說文云男自子左行三十女自子右行二十俱立於巳爲夫婦許注淮南汜論訓亦同又禮說三十僮爲

父二十任爲母而男自冠至娶十年女自笄至嫁五年更不相值盧辨注大戴云古者皆以三十二十爲昏姻之年十六十四爲嫁娶之期其語尤疎白虎通引穀梁說云男子二十五繫心女子十五許嫁年數相值然此自周時爲民之令不通於古今不達於士以上亦不以限民之有力者三十二十嫁娶之人正不能豫期其事於數年之前者也何以知不以限民之有力者素問上古天真論云岐伯曰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泰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丈夫八歲腎氣實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寫陰陽和故能有子大戴本命云男二八十六然後精通然後其施行女二七十四然後其化成韓詩外傳云男子十六而精化小通女子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者精化小具而

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亂化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詩曰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然則十六十四足
以反施亂化亦足任爲夫婦家語孔叢俱云女必十五以往乃能通乎此事事夫養子則王肅造此二書其言必十五辨正論九箴引張陵亦云女兒未嫁者十
四以上有決明之道而馬昭引大傳云不二十上無以孝舅姑
下無以事夫養子然則國君十五生子夫人年必不能二十將
不孝舅姑不事夫養子歟禮注三十任爲父二十任爲母國君
夫人將不任爲父母歟如大戴說貴人何不合中數如許慎說
貴人何不立於巳以三十爲重性命貴人性命何反不重以國
君早娶爲重嗣續聖王何得不重民嗣續抑使晚昏是知三十
二十之令爲民之無力者言其極禮求可通令則聖王憂民之

極歲歲申明之媒氏又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斯時也奔者
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亦謂此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文
言仲春之月令之者是歲歲舉也文再言令知三十二十之嫁
娶是令非禮而民之有力者以時早婚不與聞此令矣何以知
不達於士以上也士以上婚有禮禮無嫁娶年者國家各有事
故政役喪紀不可豫期也經師假三十二十之令爲禮制昏義
正義引五經異義云大戴說男三十女二十自天子達於庶人
同也淮南子汜論訓云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
也是惟誣經故敢非聖案詩豳譜正義云依文王世子篇文王
十五而生武王武王尙有兄伯邑考王肅依大戴武王之年少
文王十四歲故亦同鄭史記正義亦云大戴禮文王十五而生

武王今大戴無之小戴檀弓言文王舍伯邑考是嫡妃長子所謂嫡長曰伯庶長曰孟是也詩言太姒篤生武王是二人同母呂氏春秋云文王十二而生子詩大明正義云大戴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是文王娶太姒年不過十二襄九年左傳云國君十五而生子其娶亦當在十二三孔子十九娶見正史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顏淵少孔子三十歲其父路親受業孔子之門則路亦非三十始娶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云路少孔子六歲又云梁鱸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王肅所偽造

求三十娶者無一事可證惟魯莊公制於母三十五歲其母死三十七歲始娶說者不明三十二十之令一經不明致眾經皆滯以喪服總麻三月夫之姑姊妹長殤謂姑姊爲衍矣何以言不通於古今也大戴言太古年男五十女三十盧注引譙周云

師言此說近漢初學者所續則又不然荀子大略篇云古者匹夫五十而士天子諸侯十九而冠士言始娶此自太古之制墨子述聖王之法男娶以二十則唐虞夏商之法舜生三十而書曰有鰥則唐以三十爲太過常法以二十爲極也周時以三十其後亦以二十韓非子云齊桓公令男二十而室女十五而嫁越語云越王令男二十女十七不嫁娶其父母有罪皆防其極故皆曰令漢書惠帝紀云女子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注應劭云漢律人出一算惟賈人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謫之也其制女十五不嫁卽五算視周齊越之令更急矣外戚傳云王嫚年十四爲同鄉王更得妻王莽傳云以皇后有子孫瑞注張晏云時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是漢法貴賤人女皆十四嫁晉

書武帝紀云泰始九年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長吏配之隋書食貨志云晉至陳制女以嫁者爲丁若未室者則以年二十爲丁亦防其極吳志虞翻傳注女鬱生以年十三嫁張白周書武帝紀建德三年詔云自今男十五女十三以上以時嫁娶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元年詔云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無夫家者州縣以禮聘娶鄉里富人資送之食貨志云開元二十二年詔男十五女十三以上得嫁娶蓋中有妄人如王莽考論五經定嫁娶之類至是詔復之西魏大統十二年詔云女年不滿十三以上不得以嫁今律女年十二者和姦以強論以推女子之嫁當在十三以往耳儒生拘於經文苟比年數男必長十歲十五十九娶者其妻當在何歲而疑爲禮制者遂謂禮不可行論

衡齊世篇云三十而娶二十而嫁禮制張設未必奉行也何以效之以今不奉行也今不肯行古人亦不肯舉是疑周禁早娶漢書王吉傳云夫婦壽夭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多天鄭司農注大宗伯云過時則奔隨先時則血氣未定聖人爲制其中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以防其淫佚由王之說精化旣通而遲其嫁娶則教化益不明由鄭之說淫佚以不嫁娶防之則淫佚益甚是知三十二十之令與奔者等而引爲禮制則徵事原義宜不能通也然則令著三十二十者何也女子精化早通止於四十九故以二十爲極男精化通遲止於六十四故以三十爲極襄九年左傳云冠而生子禮也士昏禮云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雜記

云女雖未許嫁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喪服小記云婦人笄而不爲殤僖九年公羊穀梁並云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禮葬之謂之成人者大宗伯云以昏冠之禮親成萬民是也冠笄與嫁娶相連極年不嫁娶則冠笄之士以二十爲極庶民以三十爲極女子則皆以二十爲極執婦人之禮與奔者不禁之令相發也女至二十或嫁二十之男或不及二十之男或三十之男或七十爲宗子之男男至三十或娶十五之女或二十之女或有故二十三年而嫁之女男女配合萬有不齊各舉所極非比校年數也經師不求其是承學以之疑經不思媒氏一官絕無與於禮事故奔者不禁而判妻書其娶又聽男女陰訟會計男女之無夫家者以令爲禮則文義不通此經之晦久矣令各有爲制各有時不可不察也

正主面解

司儀云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蓋北面而少偏西面注言常視賓主之前却得兩向之是也宋有鄭鏐者云不正其主面謂不正如君南面不背客謂亦不正鄉北與不朝不夕文合按正主面自是正向主君擅人云使萬民和悅而正王面亦言向王古文無達詁亦無款識可別要周禮五篇文義常同如鄭鏐言則擅人使萬民正如王南面矣知凡新義皆不如舊義也

羊車說

車人爲車羊車二柯有三分柯之一注云鄭司農曰羊車謂車

羊門也按釋名云羊祥也祥善也善飾之車今犢車是也立人象人立也或曰陽門在前曰陽兩旁似門蓋古車自後登羊車則犢車自前登如今之轎車矣鄭康成則云羊善也若今定張車較長七尺疏云漢世定張車未知何用但知在宮內所用故差小謂之羊車古以羊爲吉祥故宮中小車謂之羊車亦曰定張車也魏志注引文士傳劉楨事言太祖乘步牽車乘城晉書車服志云羊車一名輦車其上如輅伏菟箱漆畫輪軌齊書輿服志隋書禮儀志同謂羊車金漆牽車漢時以人牽之梁高僧傳云天監八年敕給銅三千斤見羊車傳詔是其時宮中所出之車俗皆謂之羊車又按北史斛律金傳言詔金朝見聽乘步挽車至階李諧傳則言賜斛律金羊車上殿是羊車以人步挽

隋書禮儀志云隋馭童年十四五者二十人謂之羊車小史駕果下馬其大如羊唐志云屬車三日白鷺車七日羊車白鷺非駕鷺羊車何必定駕羊志又云羊車小史五辨髻青耳麝紫碧腰褰亦指御者非言乘者杜佑通典禮二十四鄭樵通志器服略二乃曰隋御童青衣乘之駕果下馬其大如羊謂小史乘之尤爲謬誤釋名又有羸車羊車云各以所駕名之則小兒別有羊車非古之羊車宋史志云羊車駕牛及二小馬亦爲別製晉武帝宮中乘羊車文人不知羊車爲何等車胡貴嬪傳妄云宮人望幸爭以竹葉插戶鹽水灑地以引帝車又誣及宋文帝潘淑妃謂羊嗜鹽舐地不去邀帝住是不知羊車始末也

仞解

周人度數丈尺之外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此有大常可據其七尺曰仞鄭康成以祭義仞有三尺知之宮高一雉築宮仞有三尺是仞七尺也說文度人之兩臂爲尋八尺也仞者仞臂一尋八尺許鄭不同者各有所師承應劭漢書注云五尺六寸曰仞則亦七尺也王制八尺步又六尺四寸步乃八折之此五尺六寸亦七尺之八數王肅作孔叢云四尺曰仞倍仞曰尋作書孔傳則言八尺曰仞意以爲倍言之是三說皆漢義惟王肅爲無稽明鄭世子樂書云祭義仞有三尺蓋丈一尺若謂仞七尺加三尺只言一丈豈不明白而反含糊言之理不通矣按言仞八尺亦自有本必謂祭義七尺爲不通則丈一尺亦明白而含糊言八尺又三尺豈非理同不通乎

周官西漢無傳授義

隋書經籍志云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闕冬官一篇王購以千金不能得遂取考工記合成奏之按古事所傳多譌隋書經籍志爲唐初所撰欲仿漢志強求其書傳授不知周官在西漢無傳授也漢書河間王傳云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不言王奏之漢書藝文志云禮古經出魯淹中與河間王所得古文禮同不言王所奏又書云古文尙書禮記出孔子壁中魯恭王得安國獻之與河間王所得古文尙書禮記同亦不言王所奏此皆漢志明文河間王何獨奏周官乎又樂云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

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書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則周官孝文時已在祕府以校寶公之書安得如經籍志河間王奏之賈疏言孝武時始出乎河間王自藏其書但與祕府所有者同不得以河間王爲周官傳授之始也藝文志云周官經六卷周官傳四卷注云王莽時劉歆置博士此新代事於漢無涉賈疏謂考工劉歆所足其言有本經籍志謂河間王合成之最無稽也周官至東漢始有傳授後漢書儒林董鈞傳云鄭眾傳周官經馬融作傳授康成賈逵傳云父徽從劉歆兼習周官逵於章帝建初元年詔令作周官解詁鄭康成傳云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賈疏引鄭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鄭少贛興子仲師眾衛次仲賈景伯達馬季長融皆作周禮解詁二三君子

子可謂達雅廣攬者也又云二鄭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今讚而辨之經藉志云河南緱氏杜子春受業於劉歆因以教授賈疏云劉歆弟子惟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鄭眾賈逵往受業焉然則自劉歆賈徽賈逵者一本也自鄭興鄭眾馬融者一本也自杜子春者一本也自張恭祖者一本也檢鄭注引杜子春鄭司農及故書往往文字不同推之鄭所用者張恭祖本以本傳云受也故書者賈逵本以逵傳云徽從劉歆是祕書舊本也鄭司農杜子春均別題名則唐人謂杜受劉歆鄭受於杜終不可信矣讀注卽得之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三十六終

海甯蔣廷黻
善化劉鉅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三十七

南菁書院

癸巳類稿四

黻俞正變理初著

釋士補儀禮篇名義

鄭目錄云士冠禮童子職任居士位年二十而冠此鄭就士爵言之非古言也士者古人年少未冠娶之通名易象言老夫女妻老婦士夫詩言求我庶士又言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又言士如歸妻又言以穀我士女夏小正言綏多士女孟子言綏厥士女士與女對明是未冠娶左傳言女而不婦國語孔子言女智莫如婦女與婦異是士與夫異大戴本命云上古五十而娶荀子大略篇云古者匹夫五十而士天子諸侯十九而冠是士未冠娶也士冠禮記冠義郊特牲皆云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

生而貴者也言冠然後知貴賤太古天子元子未冠與庶人之子未冠者同是總角之士無貴賤故庶人子未冠娶亦通謂之士知是常言之士非頒爵之士也白虎通云王太子亦稱士何舉從下升以爲人無生得貴者莫不由士起是以舜時稱爲天子必先試於士禮士冠經曰天子之元子士也案白虎通多傳古義而此說獨不然左傳晉太子將下軍士薦曰太子不得立矣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天子元子豈當先以士爵處之且禮云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文義相屬豈得言天子元子舉從下升又記云士也謂總角之士故無貴賤若爵弁之士豈得言元子總角時兼戴士冠是東漢人不知古言之證古人女婦之稱隱二年公羊傳云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實則在父母家曰女親迎時亦曰女在壻家未廟見亦曰女既廟見始曰婦詩豳風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此許嫁之女也召南有齊季女此將嫁時之女也魏風摻摻女手可以縫裳此未廟見之女也說文云婦從女執帚洒埽是未三月女手不執帚也春秋經稱婦者均以姑言僖十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三十一年杞伯姬來逆婦是也逆夫人稱婦者文四年宣元年之婦姜成十四年之婦姜氏皆有姑故桓三年莊二十六年不稱婦穀梁文四年傳云不稱氏速婦之夫人與有貶焉檢左傳文公未親迎貴聘賤逆非速婦之杜預文闕之義長矣然穀梁亦以未成婦不稱婦而禮親迎言出御婦車者承迎婦本意言之三月稱女者明歡喜愛重之意詩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女心悲止

征夫歸止皆新昏之辭又總角之宴則曰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兩小無猜則云女曰觀乎士曰既且士女相應明非大過所謂老夫老婦詩載斐言思媚其婦有依其士傳云士子弟也正義言婦士皆行饗之人七月同我婦子子卽此士俗師以士對婦正大過所言可醜者何媚何依焉誤也說文婿從士亦從女以俱總角也詩候人季女斯飢傳云季人之少子女民之弱者少弱未冠娶故男假女名旣醉云釐爾女士謂女有士行以士亦總角故女假士名二詩義相證也古人愛之則曰士惡之則曰夫夫也美之則曰如處女譏之則曰婦人也古言茫昧意則可知吳越春秋云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出辭倍矣且此女三十未嫁子胥何得呼爲夫人尤作書者東漢人不明古語之證後

世因有封處女爲夫人者亦誤也新迎新婚夫婦士女並稱者稱夫婦爲士女不得稱士女爲夫婦故易言娶婦亦言娶女魏策言韓氏以一女子史記言士女雜坐其辭至慎密宋書后妃傳王后兄景文謂后在家爲傭弱婦人尤是誤也不知女婦之分正由不知士夫之分荀子非相篇云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此三代古語最爲明顯者管子小問篇云苗之生也煦煦然似孺子其壯也莊莊然似士其成也似君子其言莊莊然似士者詩有依其士之士又古人言士之甚勇之甚者如後人言俠少士定爲子弟未冠娶之稱故儀禮云士冠禮士昏禮言於此始冠昏也然則士相見禮何也曰少儀也記可證也因以通之大夫國君也然則總題士禮何也曰十七

篇以首篇題目之也然則爵爲士何也曰爵取士名非士取爵名士方可任事故初仕取之通古今辨然否推十合一制字又別取義名稱則幼小也白虎通云大夫爵之下者也知士未成爲夫士幼位亦卑也然則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何也曰追稱之也如稱氓然故旣老矣猶曰女之耽兮女也不爽

士昏禮贊者義

士昏禮媵御沃盥交下云主人脫服媵受婦脫服御受媵餽主人之餘御餽婦餘則此沃盥交應如注言御沃婦盥於北洗媵沃壻盥於南洗方氏非之云婦人禮不下堂當從敖繼公言御沃媵盥媵沃御盥按禮惟有事者盥此時壻與婦盥耳媵御何故盥敖不通也士昏禮贊者徹尊幕从巾方氏云婦人禮不下

堂此贊者爲男子以子弟及舊戚卑屬爲之按經云贊設醬菹俎魚腊贊設黍稷清對醬贊啟會綌贊告具贊爾黍授肺脊贊醕主人醕婦贊酌入戶坐祭卒爵贊醕媵御今方云婦人不下堂懼與男子雜也而使男子贊於婦媵御羣雌之間不合禮也且婦人所以能不下堂者以有媵御下堂又其時舉鼎匕俎者皆逆退堂下無男子經又云尊於室中北墉下綌幕則舉尊幕在堂上室中何得豫慮婢使下堂而使他男子摩肩切踵修好於室中讀經不熟好下議論也後亦自改婦人贊

醴婦取脯義

士昏禮醴婦取脯降出授人於門外注謂婦氏人是也媵外送婦者下有饗送者是也取脯注云親徹則非也下饗婦婦不親

徹不應此醴親徹一恭一倨士冠禮醴冠者取脯見於母醯用酒冠者取脯見於母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於西階下男冠以脯遺母此女嫁亦以脯遺母授人於門外者明是授送者使以歸遺也禮有歸俎不歸俎者則取脯以歸此通禮也敖繼公集說云授人於門外者變於男子之禮按燕禮大射儀賓取脯賜鍾人於門內以先徹俎時已出授從者以歸矣此重取薦脯故不又以歸燕禮云賓北面取俎以出下又云賓反入大射儀云賓諸公卿北面取俎遂出授從者於門外下又云賓諸公卿皆入門此則初取脯之事授人於門外者正男子之禮婦人同之敖言變於男子之禮蓋讀經不熟耳

問名義

士昏禮問名記云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問女爲誰氏左傳宋元母名棄嘗自稱名齊景夫人名重魯女也於昭公稱名此非婚禮所當問故儀禮記注云誰氏者不必其主人之女謙也疏云恐假外人之女收養之婦人不以名行本不問女三月之名昏義正義則云問母之姓何氏也按曲禮云國君不名世婦大夫不名姪娣然則士亦不名妻今娶婦未定在周禮不得先名之蓋古者夫妻皆名古帝后皆以名著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亦古禮之遺昏禮問名者太古相傳之禮而記云問女爲誰氏則周禮也何以明之左傳有云先君之適若而人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寡人之適若而人姓則人所能辨不必問氏則所出不同如秦穆納女晉文史記謂之宗女則系出先

君其遺姑姊妹出於何人當知其氏故周人因古人問名之禮而問其氏注云不必其主人之女鄭知周時女子不以名著而求玉女者但貴主人之姓不敢定爲主人所生之女也疏言恐收養外人之女則是無故詰責之正義言問母姓何氏古人氏從姓出以父爲主若問母氏則當云誰氏之甥女開元禮太子納妃問名主人曰臣某第幾女某氏出是正義從時之言然非士昏禮記本義也

鄉射堂義

周制堂北楣以北中爲室有戶牖東西爲房大夫士則惟中室及東房卽左房無西右房也其不依宋李如圭儀禮釋宮東房西室者爾雅釋宮云戶牖之間謂之展其內謂之家則室必在中士昏禮有室有房知是中室東房也鄉學堂有室有左房其西北爲明間州學下於鄉其堂無人居鄭注以爲榭卽爾雅釋宮所謂無室曰榭是也但以藏禮器有左房其中北西北皆明間蓋周人之制如此州學假夏后氏學名依世室宮牆堂下依序作屋以處學士曰序字亦作豫亦作榭鄉射禮云布席南面東上注云不言戶牖之間者此射於序以州學無室也大夫席於尊東注云與賓夾尊明賓席遵席皆直後楣下也注知爲州射者經於誘射言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豫今文作序又云出於其位南適堂西今文作適序西經再言升自西階鉤楹又言鹿中不言兕中明此經質言州學法今文師說如此故鄭目錄注言州鄉屬也州射卽鄉射惟多少一室其賓席則俱在堂

後楣下鄭並不言處賓於西北牆下則室之有無不關禮節惟州學之堂本小於鄉故州鉤楹內堂由楹外簷淺深別耳困學紀聞云鄉庠有室四分去一以爲堂故淺州序無室則全得四分以爲堂故深不悟序故有左房亦其疎也敖繼公集說則云記言出東房是必有西房有室此本於朱子儀禮釋宮注乃宋元人作室法周公所不曉今知大夫士無西房者下於君而聘禮則似有西房者宋人或以是疑之按聘禮記云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此宴息之私館也曾子問云孔子曰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古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此之謂也此言行禮之公館也聘禮還玉賓負右房此言公館故有右房何以明之記云君不見大夫受自下聽命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與聘禮還玉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受負右房而立均爲代君受玉儀節同則必均在公所右房之爲公館無疑也以左傳言之魯衛鄭宋在晉各於大夫有所主襄公三十一年鄭子產壞晉館垣納車馬必非毀所主大夫士家之垣也故知負右房行禮是公館其私館大夫士家無右房也

君子子解

喪服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小功以慈加己也注云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言君子子者則父在也父沒則不服之今案梁書司馬筠傳所列云總大夫以上其言未是亦不如鄭言關父在沒此君子當屬母詩都人士云彼君子女謂之尹

吉如宋子齊國高求之者必爲嫡妻因以嫡妻爲君子故傳以君子子爲貴人之子言君子貴人也蓋慈母撫妾子則三年撫君子子則小功傳以君子爲貴人者周人語也左傳哀七年云曹人或夢眾君子立於社宮貴人狀也國語陽人不服晉晉侯圍之倉葛呼曰此誰非王之姻親其俘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其民以王之姻親終不能爲晉民故出之亦以君子爲貴人也

旁三義

士喪禮主人拜賓旁三右旋入門敖繼公儀禮集說云先南面拜乃東面拜西面拜旣則右旋而入門嫌其由便故言右旋以明之按入門當北面由西面立東而北行當云左旋且何由便之疑檢鄭注云先西面拜乃南面拜東面拜也鄭以東面立西右旋卽是北面行入門旁三右旋連文也敖改注由不辨左右旋以此篇及覲禮集說知之覲禮云侯氏升受玉使者左旋而立侯氏還璧鄭云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鄭以聘禮還玉及君不見大夫受禮明此使者授玉爲東面左還則南面而負房集說改云侯氏北面受之則使者當南面又云左旋者東面按南面則立於北東面則立於西自北行至西乃是右旋而云左旋者東面知敖說覲禮誤左爲右說士喪禮誤右爲左也左右之義唐以後說經者多誤蓋古人所謂左右者皆就人與地各言之賓所謂右則主所謂左入所謂右則出所謂左其左右旋則依右折反者曰左旋依左折反者曰右旋由東而南

而西而北曰左旋由北而西而南而東曰右旋天由子而丑寅卯曰左旋日月五星由角亢而氐房心曰右旋左傳襄二十七年晉軍在宋北曰吾左旋入於宋是由宋北而東南又西行入宋東門若右旋則襄十八年楚銳師侵鄭之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於蟲牢由今偃師東南行至禹州又北至梅山之西南乃循山之南右回而東又循山之東右回而北遂東北侵至封邱也襄十一年諸侯師於向右旋次於瑱亦是溯洧水山北而西敖繼公惟求異鄭於古人正名亦改之則古書皆不可通亦其愚也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漢書諸侯王表序並云常山以南大行左轉度河洧漸於海爲齊趙則南向按圖以東爲左司馬相如傳云齊右以湯谷爲界則北向談論以東爲右吳起傳云三苗左洞庭右彭蠡北向言之桀左河洧右太華紂左孟門右大行淮陰侯傳云右投則漢勝左投則楚勝南向言之今龍安府有左擔山鄧艾修鑿棧道以通擔負今七里閣是也胡三省云南行者右肩不得易所負謂之左擔路是專以南行爲名若北行則爲右擔路矣此明白易知者古言道路左右者惟王制云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則所謂右者西與北所謂左者東與南不以往來互異然亦不如敖所云也今人說道曰左手彎右手彎乃是左折反右折反淮南隆形訓云江入海左還北流右還東流似卽俗義與古言左旋右旋正相反唐有南海寄歸內法傳云東夏學士言右手向內圓之爲右繞左手向內圓之爲左繞大德宏英亦雷同取惑而義淨自說

以向右爲右繞向左爲左繞則宋元諸儒所言左右旋乃僧義淨法與東西南北經緯之改自西法者誠各有意然必不可牽之以說三代舊書也

特性禮盥槃巾門左右義

特性饋食禮尸盥匱水實於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注云門內之右象洗在東凡向內以入爲左右向外以出爲左右又云北面盥侍盥者執其器就之注言洗在門內之東此門內之右則西也設槃簞與洗東西相配故云象之槃簞在西云門右者所謂向外以出爲左右者也尸入門而西盥畢侍者執簞就之宗人授巾此西云入門左者所謂向內以入爲左右者也此經所謂左右以出入各言之均在西階

下以門言則謂之右以入門之人言則謂之左注義甚正而疏云陳盥在門右今尸入門左尸尊不就盥故槃匱巾等向門左就之則外內出入不辨者也曲禮由闕右正義謂門以向堂爲正於他經不通而本經尙可解特性疏則本經亦不可解此唐人之誤出於意外者也宋李如圭集釋言尸盥在門右者據內向也亦不悟注意

升魚右首義

少牢饋食禮司士升魚腊膚右首進腍此右首依食者左右言之也何以知不就載者言周人尙右魚以右胖在上右胖在上而進腍則魚首當食者之右明矣凡禮食已進則以食者之左右言此文是也將進則以進者之左右言鄉射鄉飲設尊者北

面鄉飲酒云元酒在西鄉射云左元酒是設者之左也燕禮云左元酒以南爲上少儀云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以主人酌時西北面是南爲酌者之左也取對面言之設者酌者之左卽受者之右與此文相發明敖繼公集說云右首以向載者言之如此則右首進腴左胖在上於元妙之理無礙然非周制也凡行路執事之左右以人之所向者言之凡人物身體之左右各以其體言之田獵三殺所取禽之左右有一定者也獵之三殺不取面傷不取旁射翦毛惟自後逐射射者自右偏左當中前禽之右而達左而詩車攻傳公羊何注所言禽之左右俱反此亦漢人之誤鄭所未糾正也

書儀禮集說少牢二篇後

敖繼公寂寂焉改變鄭義而語多陋誤少牢饋食主婦被錫衣侈袂敖云錫當作緣與祿通祿衣素沙是也其祭服祿衣而又侈袂所以甚別於士妻疑用鄭周禮追師注而其說不可通經下文云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經欲甚抑士妻又甚尊大夫妻之贊者必不可通也檢鄭證之則被錫卽髮鬢鄭注通矣少牢饋食主人受嘏黍出宰夫以遷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敖云內謂邊中按特牲饋食禮主人出寫嗇於房祝以遷受是納於邊主人以歸於東房與主婦共之故特牲尸不嘏主婦今少牢尸亦不嘏主婦而主人受嘏使宰夫將之以去隔絕倫常褻棄福胙必不可通也檢鄭證之則納猶入也猶特性也鄭注通矣有司徹眾賓長其胥體儀也敖云體儀謂或體或儀尊

者用體折卑者但用儀儀者其脊若脇之屬歟下經言長兄弟之脊折脇一膚一則此非折而儀者惟有膚而已按經云兄弟先生之脊折脇一膚一其眾儀也儀象也榦也膚不象骨又無榦以儀爲膚其義爲失又祭統云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此何得虛之必不可通也檢鄭證之則云尊體盡儀度餘骨可用而用之尊者則用尊體卑者用卑體而已鄭注通矣敖何故必以不通之說改之此非常情所能測度者也

子思之母爲庶氏女義

子思之母蓋衛庶氏女檀弓上子思之母死於衛注云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檀弓下子思之母死於衛注云嫁母也姓庶氏以下正文云庶氏之女死故鄭知是庶氏女晉書禮志太康元年尙書八座引此文云昔子思哭出母於廟其門人曰庶氏之女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又申之云異族之女不得祔於先姑藏其墓次合之鄭注知漢晉時經文俱作庶氏之女既云女則鄭云改嫁非也鄭以伯魚卒時子思或未有門人故疑其歸久當嫁實則經言庶氏之女如宋襄公母及杞叔姬均未改嫁也王安石得唐石經女字中誤作兩乳乃爲說云似嫁庶氏而鄭言母姓氏非也蓋王安石以其兒婦龐氏於子雋在時改嫁欲自比孔子因以其子比伯魚故言伯魚妻改嫁且質之以嫁庶氏證成其事其妄如此宋人所謂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者皆有爲爲之元人陳澧無所爲乃亦依之作說云伯魚卒其妻嫁於

衛之庶氏則經文亡矣

王制東田名制解義

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東田之名鄭王熊皇劉孔皆不悉至以爲南東其畝之東案謂之今東田者漢文帝時洛濱以東河北燕趙及南方舊井地武帝以後卽無之史記秦本紀云商鞅開阡陌東地渡洛言開阡陌者改井田以二百四十步爲畝言東地渡洛則盡秦地井田皆改而六國仍以步百爲畝故謂之東田對秦田言之也東田之改在漢武帝時漢書食貨志云武帝末年詔曰十二夫爲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案井九百畝屋三百畝以千二百畝改五頃是畝二百四十步也桓

寬鹽鐵論云先帝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論作於昭帝時知制田指武帝也所以知武帝改是東田者西田是秦成制則漢制是改東田又商鞅言開阡陌而武帝詔不言十二頃爲五頃而云一井一屋爲五頃明是續開商鞅未開之阡陌井田至是始盡合王制與秦本紀食貨志鹽鐵論讀之東田之義始見一井一屋之文亦見而文散義隱故解者不知也王制云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鄭推之云當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謂當者古步積六千四百寸畝積六十四萬東田步積四千九十六寸畝積四十萬九千六百寸鄭數合也以東田就王制推之則有古田東田秦田漢制田四者之異古周尺百二十五黍八尺步長千黍步羈百萬黍百步畝羈萬萬黍六國東

田尺得周尺之八尺百黍卽咫也步長八百黍步畧六十四萬
黍百步畝畧六千四百萬黍秦用周尺六尺步步長七百五十
黍步畧五十六萬二千五百黍二百四十步畝畧萬三千五百
百萬黍漢制田依東田步畧六十四萬黍二百四十步畝畧萬
五千四百六十萬黍此其密率也魏書高允傳云古人言方一
里爲田三頃七十畝百里爲田三萬七千頃蓋僅以東田與漢
制田計之東田九百畝爲漢制田三百七十五畝若王制所謂
古者田則九百畝當漢制田五百八十二畝三十五步有奇本
當東田千四百六畝九步有奇也今戶部尺百四十八黍五尺
步畧五十四萬七千六百黍二百四十步畝畧萬三千一百四
十二萬四千黍

鄭數學證義

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
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
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此博士數誤也鄭注云古者百畝當
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此不易
之數周甄鸞明數者乃其五經算術於畝數云當今一百五十
一畝四十七步有餘分唐李淳風注云多於經中五畝十七步
一百六十九分步之一百五十七五經算術於里數云當今一
百二十三里不盡二十三步四寸視經中賸一里二百六十二
步一尺三寸八分其言不合經又不合鄭注深爲可怪唐人作
正義亦不知何處見鄭注不合而自爲異端云古者百畝當今

東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步有餘古百里當今百二十三里百十五步二十寸陳澍又謂正義里數不差田則古者百畝應當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一寸六分又十分寸之四尤奇怪也詩噫嘻云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十千維耦箋以周禮夫閒之夫言之用貢法而夫則百畝謂萬夫當三十三里少半里積萬夫得田百萬畝以方之其爲貢法之數最顯也若以井田助法言則方三十三里少半里止積千八十九井又爲百畝者百九十九合之得千一百一十一井又百畝除公田外止得八千八百八十九夫詩言發私十千應方三十五里少半里始得助法千二百五十井爲十千夫也詩言終三十里周禮成十爲終毛亦以助法不合故訓終爲極其望蓋井十爲通成十爲終同十爲封皆不成方以九十四畝外有八六八六一七七六畸零之數通方九十四畝零終方九百四十八畝零封方九千四百八十六畝零通三里四十八步零終三十一里百八十六步零封三百十六里六十八步零此假計其積畧其實井田通終封斷不能方也此二數均助法與詩十千不合鄭不用之以毛公先不用之故鄭以貢法下算而正義不究毛鄭宏指以井田助法爲之布算此必不合者而亦以爲數合則其不知算也審矣此鄭學之所以不明也

中星鄭義

書禮中星不同後人以歲差解之義始虞喜也尙書古文說禮說則俱不然馬鄭注書以爲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書正義引

之且曰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爲一方盡見禮仲春昏弧中正義又謂鄭意南方七宿總爲鳥星書仲夏星火禮仲夏星亢鄭志答孫顥云星火非謂心星也卯之三十度總爲大火其曰火或作大誤火之次有星者月令舉其月初尙書總舉一月或誤月終故不同也見禮正義又云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爲中故尙書舉中以言焉又每次三十度有奇非特一宿者也季夏火中猶謂指心火也見詩正義案三次俱在南方實惟仲月爲然書明言星鳥鄭說大火連三次鄭說爲一方盡見明矣一方盡見而所謂中者必在正南書今文說大傳云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

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

見書正義

鄭注月令云凡舉昏明中星

者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事二說俱本考靈曜

見宋書律歷志

衡陽見淮南子謂衡

義戴法興謂星中於衡陽

見宋書律歷志

衡陽見淮南子謂衡

也王應麟謂星中於未

見困學紀聞

以之說經謬矣鄭謂月令舉月

初者月令云日在營室昏參中營室立春日也云尙書總舉一月者尙書云日中星鳥定非月初月中則該前後月初近前月尙書仲夏星火而月令季夏之中星火尙書仲秋星虛而月令季秋之中星虛此一月及後月初之說也尙書日短星昴而月令季冬之月方云婁中如此實差一月古經師無理此義者後人爭言歲差歲差非作書禮者所能曉且歲差則十二月皆同何故昴中獨有參差王肅又謂所宅爲孟月日中日永爲仲月

星鳥星火爲季月

見書正義

不悟季春朱鳥三次不能俱在南方月

令季冬亦並不昴中尋鄭言四時中星一方盡見春則星鳥七宿夏則大火在三次中秋冬虛昴皆居七宿中實爲一方盡見云總舉一月則冬至前該大雪後盡小寒昴爲七宿之中冬至日短昏早昏時昴未至正南堯以天象大體言之謂星爲昴月令以實測故季冬猶未昴中此可以一方盡見之言反之也歲差之義最富而獨窮於書禮中星何承天祖冲之僧一行又僞爲已曉者而謾言之故推鄭義以明書禮中星如此又言天者所謂月朔望之外皆以節氣中氣言之周髀算經注引考靈曜云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未中而星中是急急則日過其度月不及其宿璿璣玉衡中而星未中是舒舒則日不及其度月過其宿璿璣中而星中是周周則風雨時草木蕃庶百穀熟依其言月過宿不及宿中星以朔望言之則與日在不應圖書漏洩緯或有皮傳而書禮正義謂月令昏明中星皆大略而言但一月之內有中者卽得載之可謂遜辭也已

月令非周書論

蔡邕言禮記月令爲周書第五十三盧學士文弼取其議刊月令爲月令解魯恭言月令周世所造孫觀察星衍以其人在鄭前著論規鄭且曰謂月令非周書是爲疑經疑經則治以非聖無法之罪蔡文學漢馬孝廉瑞辰皆輯章句爲申其義今摺以爲月令非月令解經自有文呂不韋魯恭蔡邕不是聖人可以非之且禮記自名記何嘗畫周爲界也逸周書周月解云惟一

月既南至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是謂日月權輿此月令則云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以初爲常周月解云既南至日月右回而行月周天進一次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厯舍於十又二次終則復始此月令則云季冬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氏中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其斷天行始終周月解起牽牛故周人以斗牛爲星紀爲十二次之始此月令季冬星回於天則起營室室壁爲天門爲十二次之始相去四十五六度周月解月令解既同周制不容大悖豈得以此月令當周月令解古憲起算二法絕不相涉晉書律厯志董巴議云顓頊以今孟春正月爲上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於天廟營室又云湯作殷厯復以冬十一月冬至朔旦爲元首弗復以正月朔旦爲節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此冬至立春二法也巴又云據正四時夏爲得天以承堯舜從顓頊禮記大戴曰虞夏之厯建正於孟春此之謂也謂唐堯亦以立春起算而其實不然後漢改用四分詔云璇璣鈴曰述堯世放唐文帝命驗曰堯考德顧期立象保乾圖曰三百年斗厯改憲今改行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順孔聖者晉志引命厯序云孔子爲治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厯又云四分之一殷憲也是唐殷同用四分大戴詁志云虞夏之厯建正於孟春不言唐也然則顓頊虞夏正朔用寅以立春起算秦正朔用亥而置算從之唐殷正朔用丑以冬至起算周魯正朔用子而置算從之月令解

與周月解用唐殷法此月令用顓頊虞夏法至明也劉洪云甲寅歷於孔子時效顓頊秦所施用又云甲寅天元正月朔旦甲子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乙卯之元人正己巳朔旦立春三光聚天廟營室五度司馬彪論云漢興承秦初用乙卯不言承周周同唐起冬至秦同顓帝起立春月令於孟春言星辰之初於季冬言日月星辰數將幾終豈得謂卽周書月令解使與周月解相謬蔡邕於熹平四年議憲云秦法用顓頊元用乙卯其明堂月令論續漢志注誤刊命論云顓頊歷術集誤刊衡曰人元俱譌天元乙卯正集譌太建今月己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於天廟營室五度宮室制度今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是邕亦言月令用顓頊法非周法又馬融注論語引周書月令云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

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其書馬融尙見之依此月令卽當分爲五處又此月令有中央土而月令解以王土四季名夏季與素問名長夏同知無中央土名又召誥正義引周書月令云三日粵朏卽班志之古文月朶班固及見之此月令文例無處著之又周家尙亦此月令車旂衣佩五時五尙時水德未王未定天下呂氏春秋得空言之推衍穆公以後四時希成制作後以罪徙事不成至漢始全五時俗儒不知其意魯恭徒見月令之名與周書篇名合因言周世所造所據夏之時也周公制周禮三代異制豈得據夏正爲令顓子嚴之徒因謂月令晨昏距宿當在中氣如此則起冬至此月令何以與月節氣日在連文正義引鄭目錄云月令者以其記十二月政

之所行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官名太尉據緯書唐有之周不有也時則狼弧建星亦見魯憲而星次終始不合周魯法事則季夏伐蛟取鼃登龜取龜鄭云甲類秋成周禮秋取龜魚又言凡取龜用秋時是夏時之秋作月令者以爲周時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季夏誤也是此月令非月令解之確證蔡邕明堂月令論云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呂不韋取爲紀淮南王亦取以爲第四篇似邕親見周書有此月令文者今檢月令問答則云予幼讀記以爲月令體大經同不宜與雜錄並行而記家記之又略前儒章句不知徵驗諸經周官左傳實與禮記通等是邕止據記作論求其作論之由則云記書月令文義所說博衍深遠宜周公所著是邕忽然意思如此不根之談不足信用也

嗣爲兄弟義

曾子問壻有喪致命女氏曰不得嗣爲兄弟注意女父母喪壻使人弔壻父母喪女之家使人弔者以未成兄弟也此致命不曰夫婦曰兄弟者嫌未成昏也周官大司徒本俗六三曰聯兄弟注云聯合也兄弟婚姻嫁娶也異姓男女非兄弟以兄弟之名聯之使爲夫婦此廉恥之道也春秋僖二十有五年蕩伯姬來逆婦公羊傳云其言來逆婦者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何休學云宋魯之閒名結婚姻爲兄弟何意逆求俱當言女若曰爲兄弟也云爾今質言逆婦求婦者對姑之辭非對

婿之辭對壻則當以兄弟爲辭不得速婦之故引宋魯閒名以成其義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亦同宋魯閒兄弟名亦據納采以後廟見以前夫婦二人言之蓋士女夫婦兄弟婚姻俱有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未娶則曰士既娶則曰夫未嫁則曰女既嫁則曰婦而古未成婦亦曰女詩葛屨新婦縫裳曰女手而谷風新昏曰兄弟何也未成婦不可稱婦又不能直名之爲女新壻稱主人又不可稱女曰賓故新昏夫婦之閒稱爲兄弟此名以義起卽禮也卽正名也此外則各有正名不應相牽混爾雅釋親云母與妻之黨爲兄弟下卽云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是又別申明正言之儀禮士喪禮所謂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者亦不質名兄弟宣公十年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

我濟西田穀梁傳云齊繇以爲兄弟反之注云婦之黨爲婚兄弟所謂由以爲兄弟也詩揚之水終鮮兄弟謂鄭昭公厲公同父兄弟集傳以爲夫婦引爾雅婚姻兄弟又引曾子問嗣爲兄弟實則三書兄弟三義不可同也儀禮喪服傳云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士喪禮云親者祔庶兄弟祔親者大功以上則庶兄弟自小功以下至同姓宗族大宗伯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注云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春秋僖二十年郕子公羊傳云失國不名兄弟辭也亦指同姓而大司徒本俗六疏云爾雅父之黨爲宗族母之黨爲兄弟兄弟之名施於外親爲正是爲舉一廢百又聘禮記云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注云同姓若婚姻舅甥有親者亦推廣言之孟子云不挾

兄弟而友謂倚同父貴富而解者亦以爲親戚援繫夫單言兄弟則同父言爲兄弟聯兄弟則夫婦至於從兄弟族兄弟庶兄弟婚兄弟姻兄弟外兄弟兄弟之交各有正名故不知外姻有兄弟名者非也僅知此義凡經質言兄弟者忽亦改之爲夫婦爲外親則名不正言不順將使聽者惑焉

女弔壻駁義

禮曾子問云旣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壻使人弔壻之父母死女之家亦使人弔女死壻齊衰而弔旣葬除之夫死亦如之此言有吉日之後始有此弔知者曲禮云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謂壻非大故不入女門注言女子有宮亦由命士以上女母家男子不入女門按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謂父子並

命士以上若父命士以上子尙未爲士亦從父官蓋物力止能如此女在家從父不聞女亦別有門知其說非也許嫁後有吉日男女父母死猶不入其門僅使人弔必女身死始爲大故其身重於其父母者未成昏則各親其親禮如是也女死壻齊衰弔者女死則無嫌入其門齊衰以示恩弔者弔女家人夫死亦如之者言女家使人往弔不須齊衰葬除其所如僅在弔耳注謂如其齊衰而推之以斬則應如其葬除古禮壻於女之父母禮簡壻弔女家可也女於壻之父母禮重又弔者弔生人女未識男面於其家人不能正名之何以爲弔女弱非能成弔禮其壻葬或緩弱女斬焉喪服他行卅月三月而後歸曾不如死之爲愈矣鄭君雖大儒其說不可用也或從而說之曰注言斬則

非弔服經不言壻死言夫死則當斬而不除是強合記與注爲一旦又不與其除使經誠如此非人情雖經亦不可用也

四夷樂古名義

四夷樂名有互異禮明堂位云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儒者奉爲正經詩鼓鐘以南傳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春官鞀師掌教鞀舞注云舞之以東夷之舞鞀鞀氏四夷之樂注云東方曰鞀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疏云出孝經鉤命決文選東都賦注引鉤命決文亦同詩正義引亦同此一說也詩正義春官疏引虞傳云陽伯之樂舞侏離鄭注云侏離舞曲名言象萬物生株離若詩彼黍離離是物生亦曰離公羊昭公二十五年注云東夷

之樂曰株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疏云以下皆樂說文彼注云物離其株物皆懷任禁如收斂陽消昧然禮正義引白虎通樂元語云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地而生南夷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西夷樂曰昧昧也萬物衰老取晦昧之義北夷樂曰禁言萬物禁藏此又一說也東西正相反詩禮正義言春秋二方物生與成俱有味株離之義故各舉其一說似非也昧任等皆四夷本名名從主人單字還音故諸書有味昧昧任南朝侏離離僑票僚之異今琉球謂樂妓爲株離周煌琉球國志略卷四下云土妓甚眾謂之侏僑實爲傾城之士音則東夷樂株離西夷樂昧之名信矣

以畜寡人義

坊記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肖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惜死而號無告注云此衛夫人定姜之詩定姜無子立庶子衎畜者孝也衎無禮于定姜定姜作詩言衎當思先君定公以孝于寡人注與毛不同正義云後得毛詩故也毛言歸妾戴嬀念先君莊公以婦道勗勉莊姜案坊記本義言不偷死亡故引詩言以先君致孝適母畜所以爲孝者祭統云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正不偷死亡之謂記本不用毛詩四家不相牽引正義引毛以解禮非也大全又非正義云戴嬀以思先君勉莊姜非戴嬀思先君故以婦道勗勉莊姜也此等若明若昧之論作記者無由知之作禮正義者亦無由知之曰禁非吏之樂曰相

食之者寡義

大學云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注云是不務祿不肖而勉民以農也正義云生之者眾謂農桑多也食之者寡減省無用之費也爲之者疾百姓急營農桑事業也用之者舒君上緩於營造費用也注意謂大利必歸農正義益以桑事其義較完惠氏士奇云喪大記納財朝一溢米暮一溢米知財賄爲粟米實則府庫財不關農事大學言生財有大道則財恆足矣上云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下云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其文至爲顯白此所云生之食之爲之用之皆府庫財貨非倉廩米粟也食之謂消食如日有食之之食正義減省無用之費是也管子云語魯梁之賈人曰子

爲我致綈千匹賜予金三百斤十至而金三千斤是魯梁不賦于民財用足也亦以金爲財用聖人必重農然書各有義大學實不曾說重農不必改財貨爲米粟失古人本意

園燕山燕義

夏小正云二月囿有見韭傳曰囿園之燕者也四月囿有見杏傳曰囿山之燕者也按國語云囿有林池注云囿苑也周禮囿人注云今之苑說文云囿苑有垣也詩亦言靈囿以供遊息若園則種韭山則樹杏小正不言園有韭山有杏蓋就王言之以王當於囿中見之故傳析言園之燕山之燕言園垣中可燕息之囿有韭山垣中可燕息之囿有杏王燕於此得見時物以知民事蓋囿之義明則見韭見杏自明此古傳之最工者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三十七終

皇清經解續編

癸巳類稿四

海甯蔣廷黻校
善化劉鉅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三十八

南菁書院

癸巳類稿五

黻俞正燮理初著

春秋元年春王正月解

春秋元年春王正月左傳云元年春王周正月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易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謂建子之正一統之法本文王所定穀梁無文劉向爲穀梁學其說苑君道篇引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則以武王承文王改元之年稱王周公受王正致太平三傳皆同周正始文王也周之爲國始曰卽繼曰邠至文王曰周竹書及帝王世紀夏父改國號曰周王肅皇甫謐造文以害經當文王時正建丑朔鷄鳴文王受命以建子爲正夜半爲朔以是年爲元年唐梁

肅曰不然孔子憲章文武故書序併敘云十有一年武王伐殷若文王受命改元易不當云湯武革命不知文王在侯服非止九年何緣併敘伐殷之年文受周命武革殷命文各有屬也宋人曰君再改元後世之法文王豈得無故改元不知文王改元爲正朔正有故也又曰新君卽位宜改元武王何又不改元不知武王載木主行不得改元也或曰文王恪守臣節豈得稱王不知周家制度皆本文王夏殷生稱王而自帝禹至帝辛追稱皆曰帝故曲禮云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文王稱王以服事殷不敢稱帝詩文王有聲稱文王爲王后稱武王爲皇王史記殷本紀亦言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其號爲王本文王文王未稱帝非叛也然則何以並夏殷稱三王曰三王所以通三正以周制況之亦謂夏殷王如言周易亦通連山歸藏爲三易也以三正名三王故春秋於周正稱王正王之名周主之也三正之王夏曰禹商曰湯周曰文武左傳云四王之王也文王稱王明也然則王二月王三月謂夏殷王歟此漢儒說非也書有事之首月亦言受之周王也中庸云追王太王王季明文王已自王大傳云追王太王王季文王牧野旣事諸侯助祭著之天下也書君奭云我道惟甯王德延天不庸釋於文王受命又云在昔上帝割申勸甯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緇衣引云在昔上帝周由觀文王之德則甯王受命卽文王宋人惡言甯王受命乃于書注改甯王爲武王以避之適與緇衣相反且君奭又云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於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又

云乘茲大命惟文王德經史皆記文王受命稱王其享天下八百年後人忽泯滅其事責以恪守臣節不當稱王如是則文王由方百里起周公何以言庶邦惟正之供孔子何以言三分天下有其二不稱王尤不當辭虛名收實利也然則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何也曰此周人語也武王以後之王所謂今之王古之王帝也在夏殷則曰民無二帝矣惟王莽愚悖言民無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不知前殷後秦制與周異周以文王故繼世稱王此王正之義也魏晉人忘古訓不知王字何解乃學春秋于其時稱帝正月宋人又申之曰春秋時天理廢人心壞不知有王故筆一王字於書說誠新奇矣然聖人無故置王於春之下禮且不順文亦不辭而欲以說經吾不知之矣

王正月義

春秋王正月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按逸周書程寤解云文王去商在程正月大開解云維王二月小開解云正月丙子皆文王時書柔武解爲武王時書則稱一月然此稱正月及冠月以王皆文王時文公羊以王爲文王是有切證且稱年亦自文王豐保解云維二十又三祀小開解云維三十又五祀此通未受命則商曰祀也大匡解云維周王宅程三年文傳解云文王受命之九年此受命改元則周曰年也武王不改元而柔武解有維王元祀大開武解有維王一祀小開武解有維王二祀寶典解豐謀解有維王三祀則但數武王卽位之祀與承受命之年不相害武微解有維十又二祀大匡解文政解及書洪

範有十又三祀多方云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武王成王時復稱祀者以克商之事言之專言周事則稱年金縢所謂既克商二年也書序皆稱年者孔子時文

先配後祖義

左傳隱八年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計其行四日則在陳三日也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禮曾子問正義引鄭注云祖者祖道之祭應先爲祖道然後配合又引賈逵服虔以祖爲廟見謂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廟見後乃始成昏譏忽先配也此傳正義引鄭眾以配爲同牢食先食後祭祖無敬神之心今杜集解則祖爲告廟今按祖道說

是也杜言後告廟忽出國無不告廟禮白虎通言娶不先告廟援士禮言之若世子及卿大夫出疆必告廟也賈服言大夫以上三月後成昏以避儀禮士親迎夕入室之文又成九年季孫如宋致女服亦言成昏其說非人情不可用計忽在陳三日則配已三日矣辛亥日行乃祖祭陳鍼子不忠君命不樂此行謾言忽不當成昏於陳當以親迎日卽行苛辭詈之詩奕三章言韓侯出祖四章言韓侯娶妻是鍼子所依託義耳以誣道神爲誣其祖者春秋時占驗家多斷章展轉生義昭公七年傳衛靈公名元孔烝鉏筮得屯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昭十一年傳葬齊歸公不感晉史趙曰必爲魯郊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陳鍼子說祖史朝說元史趙說歸不爲典要一也

書隱三年左傳後

左傳隱公三年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貳欲兼任兩用之也文公十四年周公將與王孫蘇訟於晉王叛王孫蘇叛者初與合而後相背也公羊傳昭公二十五年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弑之弑者畏忌之不敢直殺也古語上下共之秦漢以後始定于一今讀古書多險詞當知古今之所以異

晉一軍爲諸侯義

左傳莊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襄二十五年子產言天子一圻諸侯一同今大國多數圻矣蓋專指晉言之晉始以一軍用同制也時晉地不止方百里但取實地萬井

六十四井爲車一乘萬井得百五十六乘尙有十六井不單出百五十六乘爲萬五千六百人除炊家子樵汲固守衣裝廩養三千九百人得萬一千七百人補以羨卒在行間成一軍也昭公五年舍中軍季孫稱左師孟孫稱右師叔孫自以叔孫氏爲軍名是卿有百乘之家卽得成軍諸侯地及同亦成軍圻則實田出兵車萬五千六百二十五備此數不單出也

燕祖齊社義

墨子明鬼下篇云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按說苑臣術云魏翟璜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鎮簾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時以閒暇祖之於野是非祖饒蓋所謂馳祖者也男女屬而觀如

今人看洗象其云齊之社稷春秋莊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穀梁傳云以是爲尸女也注言主爲女往意謂爲娶哀姜公羊傳則云公一陳佗也謂越境淫於民間公羊又言二十一年築臺於郎臨民漱浣則此如齊觀社實爲觀女人魯語云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亦言齊社觀之者眾還宛記載墨子事作燕之沮澤當國之大祀是不知馳祖之制與齊社之事而專改古文也

輔車義

說文輔訓輔車之輔云頰輔也此古左氏說說文序云春秋左氏古文是也僖五年左傳云宮之奇曰輔車相依唇亡齒寒注云輔頰輔車牙車蓋賈逵義韓非子十過篇呂氏春秋權勳篇

並云宮之奇曰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然也淮南子人間訓則云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案輔相之輔從人輔頰舌良其輔之輔從面雖借輔而輔自有義管子乘馬篇云晏山木可以爲輔九而當一汎山木可以爲車十而當一林木可以爲車五而當一則輔自是一物詩正月云其車旣載乃棄爾輔載輪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於爾輻則輔所以員輻車旣載即可去之但必錄之勿棄今不能實指爲何物

春秋不告不書義

春秋僖公八年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左傳云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春

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此策書記事之法策書以次書之不能豫空策以俟補書又不可卽所聞書之故書以來告之先後不以其事之日月先後也周大事多不見春秋實由不告後人不明策書法乃疑傳文又案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傳云十一月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十二月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據經傳有十一月乙亥齊嘗丁亥慶封伐西門癸巳天王崩與乙亥相距十九日十二月乙亥朔齊改殯莊公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此年當有閏十一月甲寅是閏月十日策書所載參錯左傳釋以故書云云以發策書新意益以見策書不告不書之正法是年杜注推排非也昭公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奭葬陳哀公亦據楚告書之非魯會葬也其他非會葬雖周王亦不書無所據以書也杜云魯會袁克正義言葬有常期不待赴按傳袁克忠而不能葬魯無緣會之陳滅國豈得有常期注疏之誤可知

涉河侯車敗義

左傳僖十五年韓之戰秦伯使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侯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注云卜人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所見雜占言之卦

主秦伯之軍涉河而晉侯車敗秦伯不解故詰問之蠱于周易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今此所言蓋卜筮書雜辭以狐蠱喻晉君其象未聞注言晉侯車敗合傳文觀之其義是也方苞左傳義法舉要謂三敗是三戰劉炫規杜以爲秦伯車敗顧棟高杜注正謬以爲秦侯車敗毛奇齡謂艮爲倒震震爲車爲諸侯倒震則侯車敗今俱不取依杜注推之案卜人兼筮應別有雜書不通三易則惟用雜占及周易也周易蠱彖云元亨利貞大川是秦吉涉河也詩關雎正義云北人謂水曰河不必黃河但利以涉往也艮爲木堅多節中車材三至五互震國語云震車也二至四互兌兌爲毀折是車敗艮爲外卦主敵故知是晉之侯車敗也巽爲近利市三倍故曰三亦互兌毀折故曰三去艮爲狐見九家又爲手又再爲狗虞翻作爲拘爲狐爲手拘故曰獲狐艮爲狐坎亦爲狐艮得乾上九居蠱上爲外卦主故曰雄狐狐蠱爲敵之主三去而獲蠱之雄狐故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蠱爲巽歸魂三世之卦三爲艮爻辰則值辰巽爲貞氣盛定爲手拘狐也貞風悔山以下傳文義自了晉侯果車三敗而至於韓

兄弟辭解

公羊言兄弟辭者言以兄弟故爲之辭僖二十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公羊傳俱云兄弟辭也何休云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爲兄弟何任城人以所聞知之可知漢人猶有此名以證大司徒聯兄弟曾子問嗣爲兄弟之義然實

非公羊意也僖二十年郕子來朝文十二年盛伯來奔公羊傳云郕子者何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言何以爲之失地諱可以兄弟爲辭與此蕩伯姬杞伯姬二兄弟辭也同乃平莒辭取向也葬陳靈公葬蔡景公君子辭也之辭何以知之隱二年紀履緌來逆女公羊傳云昏禮不稱主人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辭窮也紀有母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不通者言婦人無外事不得以母命辭通使而此蕩伯姬杞伯姬得通逆婦求婦者以係與公爲兄弟故可通春秋不譏者可以兄弟爲之辭辭得通則辭不窮是辭之義文十二年子叔姬公羊傳云母弟也是兄弟之義也閔元年傳子女子云以春秋爲春秋今以公羊爲公羊當如此

越國鄙遠義

越國鄙遠春秋戰國時最多齊有廩丘鄭有州有祊邾戍過魯魯田在許杞田在成晉有范有戚又有烏餘之邑卽大夫亦有之晉有欒氏州邑范趙韓皆欲之齊以宋地封秦涇陽君趙以靈邱封楚春申君魯桃在今泗水萊柞在今萊蕪而以萊柞爲桃山皆鄙遠之證鄭語號鄆十邑皆有寄地亦內外傳相應僖公三十年晉秦圍鄭鄭謂秦曰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言晉大國數欺秦秦難越之以鄙遠明他國不難也至晉文公卒秦潛師欲得鄭是謂晉襄無能爲欲循越國鄙遠之事其義互明矣此事在左傳甚多而義甚隱故言地里者多有地遠之疑

歎音義

左傳僖三十年昌歎自以從欠蜀聲在惑反者爲是而惑誤爲
惑則在惑反矣又改在惑爲在敢又改在敢爲徂敢字母之說
盛行而在惑之音遂亡此如詩鸛字自以從鳥唯聲以水反者
爲是而水誤爲小則以小反矣又改以小爲以紹又改以紹爲
五沼沈重至以爲雉較反字母之說盛行而以水之音遂亡春
官鼯字自以從雨鼯聲力胃反者爲是而胃誤爲胃則力胃反
矣又改力胃爲力救字母之說盛行而集韻類字中無鼯溜字
中有鼯而力胃之音遂亡顏氏家訓言中朝有史記音者顧頊
許綠反譌爲許綠反因讀頊爲黠許許古同音唐撫言云李相此今許綠切
讀春秋叔孫婁敕略誤爲敕晷以吏言而悟爲敕略幸顏氏王
氏明言之否則言字母者別爲審定部分頊婁亦如歎鸛鼯之
不可識矣陸德明依用歎在惑反孔穎達尙以蜀聲疑之謂不
知與邠歎字爲同爲異玉篇欠部歎則云徂敢反昌蒲殖也其
音甚謬曰知錄忽以此一字譏陸孔諸儒不能徧通南北之學
請得質之據說文欠部歎云鼯聲鼯部鼯云去聲中部去云六
聲然則作昌歎則六聲作昌歎則蜀聲何應得爲在惑徂敢如
此南北之學又何足通乎

星孛義

天文家言星芒偏出曰彗四出曰孛異象異名此後起義也春
秋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公羊傳云孛者何彗星也穀梁
傳云孛之爲言猶弗也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左傳云
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爾雅釋天彗星爲欃槍注云妖星

星經解疑
也亦謂之孛則春秋於彗謂之孛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亦是彗也孛是其義彗機槍是其象漢書天文志云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厯門食彗孛飛流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孟康注言散者五星有變則其精散爲祲星然則彗孛飛流乃五行之病中於恒星之小者其星將消散則吐爲彗孛古天官甘石記星多少不同古天理星勢星大贊府星大理星五諸侯星天籥星農丈人星天田星離珠星土司空星今皆不見華蓋星本十六今止四郎位星本十五今止十扶筐星本七今止四司祿星本二今止一天壘城星本十三今止五羽林軍星本四十五今止二十六觜之座旗本九星今止五井之軍井本十三星今亦止五其餘無名小星因彗孛而消亡者益多矣星有消長如山崩山出不足驚怪明史記萬厯時策星旁新出一星是可證也

左傳天使義

左傳宣公三年云燕姑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成公五年云趙嬰通於趙莊姬原屏放諸齊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汝祭之之明日而亡天使者使讀去聲世人汜言神道也燕姑初夢一不識之神繼乃自言伯儵趙嬰亦夢一不知誰何之神求祭因而祭之以爲此神殆天使也云爾舊說以爲上天之使命因以詆左傳非也哀七年傳云曹人或夢眾君子立於社宮亦以見多人皆貴人狀因稱爲眾君子與此兩言天使同也新序宋景公熒惑星事云熒惑天罰也論衡

變虛篇一作天罰也再作天使也龍虛篇云以龍神爲天使指瑞篇云或言天使之所爲也其來神怪若天使之則謂天使矣是左傳之義也史記趙世家云原過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其竹書言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襄子遂祠三神于百邑蜀志糜竺傳注搜神記云求寄載婦謝去曰我天使也宋書五行志及太平廣記載幽冥錄云婁縣女風吹至吳郡言我天使也九江記云晉元熙中新贛王植遇二蛟共言非人非鬼神乃天使也皆習言不可知之神道爲天使知天使連文則無譏于左傳趙嬰之事傳言趙嬰祭之定非祭天又左傳燕姑夢天使謂己昭九年傳武王邑姜則云夢帝謂己卽左傳天使非天帝之證史記趙世家言王澤天使又別言夢之帝所則史記言天使亦與天帝別司馬遷於春秋古文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也漢書王莽傳臨淄昌興亭長辛當夢人言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眞嘗謂王莽讀金縢誤解公命讀左傳誤解天使以致自亡其家族也

作邱甲義

古足兵皆在民間費誓敎乃甲冑敵乃干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官不與也周禮師田軍旅族師簡其兵器縣師使皆備旗鼓兵器是皆在民也漢書刑法志亦言周甸兵車一乘千戈備具春秋時有授兵者蓋新作兵器或急發兵用在官之人不發民兵器如楚授師子衛懿公時國人受甲鄭授兵太宮爭車又鄭災授兵登陴皆非通制故別言之秦始皇收天下兵聚

之咸陽銷以爲鐘鐻金人十二亦六國民兵漢因其法乃始有家不藏甲兵器不鬻於市之說著於禮記又言武王克商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櫜其實三代人不知此法也春秋成元年作邱甲公羊傳云譏始邱使也穀梁傳云古者有四民有農民有工民甲非人人所能爲邱作甲非正也蓋備齊亟使成之左氏師說則云使邱出甸馬四牛十二甲士三徒七十二人之賦元有李廉者謂甸出一乘止出一乘之人甲車馬牛決非邱甸所出近顧氏棟高謂其言卓哉周禮不足信而信李廉又引晉惠公乘小駟禮有官校書古文有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以爲官出牛馬之證然則府兵以後兵各有庫馬各歸廩何以官又有武庫牧場不習古制當知近事此之不曉且疑民間無處牧牛馬夫民間牛馬散在私地惟官牛馬以聚而多宜別籌牧地顧疑無處牧之是疑官牛馬其所疑與所說相反也

春秋城虎牢義

魯襄公二年城虎牢春秋記之者仲孫蔑在會用此告廟爲功且魯人赴役當記無褒貶義十年又城虎牢不記者魯不與役但與成耳或謂二年之城仲孫之謀關天下大計則不然晉實負鄭鄭以楚共王待之厚於禮不當從晉諸侯得鄭虎牢強城之將久病鄭鄭暫屈服既復得虎牢則因其城以拒晉至九年晉又奪虎牢十年又城虎牢十一年三駕而後服是服鄭非二年城虎牢之效且仲孫此事亦非爲晉實以害齊而魯君因此

大受其辱且仲孫亦不能自爲此謀也當是時魯惡齊魯仲孫尤惡齊崔氏元年鄆之會崔杼於晉有違言仲孫蔑陰以告晉知罃而實不能得齊隙也二年齊人召萊不至其夏晏弱城東陽以偪萊仲孫蔑以爲此奇謀也秋會於戚因舉齊偪萊之策以媚晉且冀齊不赴役因使晉害齊左傳云萊子不會晏弱城東陽以偪之又云請城虎牢以偪鄭明蔑用弱之謀也左傳云知罃曰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寡君之憂不唯鄭事將在齊明晉魯之初謀料齊不赴功也齊人亦知其意則赴役與城偪鄭而晉以齊大國重之則沒魯之本謀而反親齊以疎魯於是魯懼二年秋方赴役而三年春公如晉稽首矣時公六歲降位失禮蔑實相之蔑之辭曰魯介在東表密邇於齊惟晉君是賴敢不稽首然則齊偪萊不料魯竊其謀以害齊晉偪鄭不料鄭因其城以拒晉魯害齊媚晉不料晉反親齊疎魯而魯自疲其民反辱其君春秋時人情陰鷲剽忽如此誠不臧也聖人於此豈有取焉

械林羅汭萊山義

襄公十四年左傳諸侯之師濟涇又進至械林舊說卽威林今華州地不得在涇西蓋濟涇而南也昭公五年吳敗楚于鵠岸楚子濟於羅汭次于萊山入南懷及汝清鵠岸舒城地南懷汝清皆淮上地下云觀兵于坻箕之山在今巢縣河南志謂羅汭在羅山萊山在光山而湖南志謂羅汭爲湘陰萊山在醴陵當以河南志爲是古地里當知大勢所在不能尺寸知之

儀禮行於春秋時義

春秋大事表言春秋時無人引儀禮此不足異也時行其儀故不復引其文句大凡禮制張設不必人人皆行要其相去不遠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臧孫爲季孫立悼子季氏飲大夫酒臧孫爲客既獻命北面重席新尊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按燕禮大夫賓席外有公孤席在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近主人爲主人屈也公與客燕亦大夫介爲賓記有苟敬則聘賓之卿爲之席於阼階之西北面亦以近主人且敬之使異於燕賓燕介且異於賓席左之卿席也臧孫命北面席則是燕之公孤席彼云東上則猶有相次者皆不加席而獨重席召悼子卽阼階西之北面苟敬席表異之使知此會爲悼子設也及旅召公

鉏使與齒則阼階西北面之席本東上有相次之禮其無加席則緣禮制以折公鉏使禮降於悼子又特牲饋食禮旣加爵嗣舉奠北面拜受尸饌啐酒受肝食肝其人爲嗣子其儀名舉奠在文王世子爲上嗣而大夫少牢禮無之所以避嫌臧孫以飲酒無主人嗣子受酢之禮無以定之因緣苟敬位又自比祭尸而上比上嗣下比特牲嗣子以悼子爲舉奠明悼子爲主人之嗣也非當時見行儀禮卽季孫亦不至失色大夫亦不明其意悼子亦無由立昭公二十七年齊侯飲昭公酒使宰爲主人而請安注云齊侯請自安不在坐非也燕禮云司正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鄉飲酒禮云司正阼階上北面受命於主人主人曰請安於賓司正告於賓

鄉射禮云司正西階上北面請安於賓賓禮辭許則請安者俱欲賓安坐盡歡傳言請使夫人見必賓許安而後可始夫人見又稱夫人之名是齊侯自請知齊侯在坐卽儀禮請安法也定公二年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闔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闔以餅水沃廷曰夷射姑旋焉私出者襄十二年師慧過宋朝將私焉之私卽傳之旋注云避酒非也闔乞肉者燕禮坐取薦脯賜鐘人於門內闔不知其私以爲賓出有薦脯故乞之夷射姑以私出無脯致生釁知其時行儀禮取薦脯法也後儒不明其意故不覺之

左傳宋盟先晉晉有信駁義

襄公二十七年宋之盟楚子木尸盟春秋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衛陳鄭許曹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左傳云書先晉晉有信也注云孔子追正之按此左傳所記事是其解義非也昭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不書盟左傳云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亦楚尸盟注云先書趙武貴武之信故尙之乃推襄二十七年傳義檢定公四年召陵之會據傳盟長衛於蔡而春秋云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是所序者會也亦先蔡下云五月及諸侯盟于臯鼬則先衛而春秋未及載也又祝鮀引踐土之盟載書云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周府可覆視也而春秋僖二十八年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是春秋前後所書列國之次皆以會言之其載書列名告

神之次魯史本所不記且周之宗盟異姓爲後祝鮒所引與周府所藏者合若孔子可以追正則晉主盟者春秋何所取義盡改蔡衛鄭於齊宋之後是知所書爲會會盟各異次春秋盟于某者皆別爲句宋先晉踐土先齊宋臯鼫先宋蔡皆非孔子所改蓋所列者會次也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不序諸侯位次者左傳云公後至故不書所會而書盟于扈蓋知位次屬會非載書名次哀十三年黃池之會先晉國語則云吳先歆亦會先晉盟先吳故景伯言吳以伯召諸侯若以魯見晉是以侯終左傳亦是吳爲伯也鄭元傳元不悟會盟異次乃疑國語不實傳元謂國語非邱明所作故亟標此義焉

夏汭考

左傳昭四年吳伐楚入棘櫟麻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注云夏汭漢水曲入江處今夏口也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在東南以絕其後今案夏口漢入江處不在吳師之後吳入棘櫟麻棘在今亳州櫟在今新蔡麻在今碭山下又云城鍾離城州來城巢是其時楚備吳在今廬鳳潁又五年傳云遠射以繁陽之師會于夏汭繁陽在今上蔡合數文求之夏汭當在今壽州矣壽州懷遠肥水有三水經之肥水今謂之東肥於壽州北入淮其西肥水則水經淮水注之夏肥水漢書地理志城父縣夏肥水東南至下蔡入淮今其入淮處在下蔡西南十里是也其北肥出宿州龍山湖於懷遠塗山北入淮左傳夏汭當在下蔡西南夏肥水之汭也漢水之夏口時非用兵之地施君彥士云

章華臺考

左傳昭公七年楚靈王爲章華之宮注云南郡華容縣楚子成章華之臺注云今在華容城內華容今監利地湖廣通志言監利東北三十里章華臺西三十里荆臺又言江陵城東南十五里沙市有章華臺按水經注江水逕郢城南又東得豫章口或言因楚王豫章臺得名是江陵非章華也魏書地形志汝陽郡汝陽縣注云有章華臺今陳州商水縣志云縣西北三里有章華臺江南通志云亳州有章華臺故址由乾谿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楚世家俱云靈王七年就章華臺就者非所都治如後言行在世家又言十一年次于乾谿十二年樂乾谿不能去也是章華必在乾谿昭公十二年左傳右尹子革言祭公止周穆

王穆王獲沒于祗宮以感靈王靈王不食不寢數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與史記樂不能去合國語云靈王有章華之臺伍舉曰君爲此臺國民罷焉舉國留之數年是不在國城如魯築臺于郎于秦于薛也陸賈新語云楚靈王作乾谿之臺高五百仞賈誼新書云翟使之楚楚享之章華臺三休乃至上卽所謂高五百仞者是西漢人以章華爲乾谿臺也後漢書邊讓傳讓陳留人作章華臺賦云楚靈王旣遊雲夢於是遂作章華之臺築乾谿之室言自南行又遠行居北也文選張衡東京賦吳薛綜注云左氏傳楚子成章華之臺於乾谿是三國以前左傳說皆言章華在乾谿與史記同晉司馬彪續漢郡國志汝

南郡城父縣故屬沛春秋時曰夷有章華臺是晉時猶有人守
古說宋劉昭注云杜預言在華容縣城內則專宗新說矣

僕臣臺義

左傳昭七年楚申無宇云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
士士臣皐皐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十等俱就王
公言之爲在官者大夫臣士如周官其長率所屬能臣之大夫
與士汎列亦同朝不相臣也皐者趙策所云補黑衣之隊衛士
無爵而有員額者非今皐役也士則衛士之長輿則眾也謂衛
士無爵又無員額者隸則罪人周官所謂入於罪隸漢之城旦
春輸作僚勞也入罪隸而任勞者其分益下若今充當苦差僕
則三代奴戮今罪人爲奴矣謂之臺者罪人爲奴又逃亡復獲
之則爲陪臺自皐以下得相役使故曰臣曰等也昭六年楚棄
疾誓云不用命者君子廢小人降是隸僚僕臺以次而降知臺
是僕亡復獲者無宇云無所執逃臣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知
陪臺是指言第十等臺者以無宇指陳十等意主必執此逃僕
以爲臺始有十等數也服虔云皐造事輿眾佐皐隸屬于吏僚
供勞事僕豎主藏臺下給徵召事分職別何謂相臣乎

左傳執政解

執政者主司其事昭十六年左傳鄭孔張立於客間執政禦之
注云執政掌位列者謂執此位列之政非官名也春秋大事表
列執政爲鄭獨有之官失注意矣襄九年宋災樂喜爲司城以
爲政注云爲政卿此則注說非也政卿是右師司城主火政也

昭二十一年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之注云昭子以三命爲國政此亦注說非也魯禮叔出季處賓客之事叔孫所主司昭十七年郊子來朝亦叔孫問之知是爲賓客之政他客來不言叔孫爲政此爲季孫所陷故特言之若叔孫爲國政則有司不敢從季孫矣叔孫本以再命爲卿以十年伐莒之役例加三命亦爲卿而已不爲國政如齊命卿國高爲政自管氏也宣二年宋羊斟謂華元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宣十二年衛救陳孔達主其議十三年晉討焉孔達曰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此五言政皆同大射禮云司射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以射則司射爲政也

患失而惑義

左傳昭公十八年周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注云患有學而失道者以惑其意注蓋言懼誤學致害爲患失而惑也正義云患其國內有多學而失其道者而疑惑于此言謂此言有道理則正義以失而惑爲他人非注意也且注亦非是惑者疑也失卽害也害卽失也閔子馬言周人多不說學及大人聞之初恐不學有害而疑此不說學之言繼則多聞是說而大人又爲不疑之言以自決曰可以不學不學無失也是風俗旣成大人亦誦言之苟且凌替則真失也害也

魯昭公孫齊歸罪叔孫論

魯昭公之出也叔孫婼卒季孫孟孫歸罪於叔孫初叔孫豹卒季孟以舍中軍誣之及是婼以公出後三十日卒季孟又以逐君誣之其父子之受誣皆以其死之時非也公伐季氏時叔孫在闕季氏不敢校而叔孫氏之司馬驪戾逐公徒孟懿子則殺邠昭伯而親伐公徒公乃出是爲惡逆者孟懿子而禍本則季平子也迨公出而昭子卒季孟赴於諸侯則言公伐季氏而叔孫氏之司馬逐公故二十七年士鞅之言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許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是魯赴晉之辭不及孟孫氏蓋當日季孟之謀其情事如此士鞅謂季氏有天贊民助而弗敢宣荀躒使之歸祭及其死也欲以君玉斂仲梁懷弗與曰改玉改步是季氏於公出後已改步爲君者八年非宋衛君臣時爲魯請則孟懿子必追殺昭公而推戴季平子矣故齊伐魯則成願受之二十七年孟懿子又與陽虎伐邠二十九年邠潰而公不復能居魯郊孟氏之不欲公入其惡逆甚於季氏也叔孫昭子不殺驪戾或爲季孟所制小人道長於斯極矣

春秋書比月日食義

凡日食當一百七十五日以後始再入食限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首尾三十一日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首尾三十日非其理也蓋策書謬複宋衛朴推春秋三十六日食惟莊十八年三月不合其三十五食皆合是此二比月

食於衛朴法亦合不知莊十八年之食隋志劉孝孫已得之此
二比月食爲推算所不及朴蓋無智夸語也以後世史策推之
漢書高帝紀三年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
食之首尾三十日文帝紀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
丁卯晦日有食之首尾三十一日非其理也亦史官謬複高帝
三年之食史記高紀無之文帝前三年之比月食當在前二年
漢書云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史記孝文本紀二年十
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集解云一本作月又食然
史書不記月食今案當作月又食紀文上云上累三光之明是
由其時日月災眚代見史記因此詔故曰日有食之月又食若
日食不言又也說史者以史例不記月食改爲日又食不知景
帝紀云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文宇相去不遠注史者
不能互校又不知日不望食春秋公羊序下疏引漢顏安樂解
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以爲十四日日食是漢人不知
日月所由食之理有此誤論天主事實言耶蘇以漢建武八年
壬辰歲三月二十二日死時有日食之變楊光先檢史謂無此
日食且二十二日日食與十四日日食望日食等也漢書文帝
紀移二年十一月於三年故三年十一月丁卯之食史記文紀
無之也宋書五行志晉光熙元年正月戊子日有食之七月乙
酉日有食之十有二月壬午日有食之一年三食有閏月也魏
太和五年十一月戊戌晦日有食之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
之首尾三十一日晉永嘉元年十一月戊申朔日有食之二年

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首尾五十九日宋泰始四年八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十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首尾五十八日非其理也亦史書謬複魏晉宋紀無此類食太和六年宋志注云見及歷汪君文臺云此姚興時天水姜岌三紀甲子元歷所推但以算置之不復檢史策有無非實驗也春秋襄二十四年正義引隋劉光伯云漢末以來八百餘載考其記注皆爾都無類月日食之事沈劉相去不遠事所同知明宋志魏晉宋三類食羗無故實記注不言也元經傳晉泰始十年正月三月元經元康九年十一月十年正月皆日有食之亦非其理且短書不足校鄭樵通志災祥略晉泰始二年七月丙午晦十月丙午朔首尾六十一日九年四月戊辰朔七月丁酉朔首尾九十日十年正月乙

未三月癸亥首尾八十九日永康元年正月辛卯四月辛卯首尾百二十一日永嘉元年十一月戊申二年正月丙子首尾八十九日宋元徽元年十二月癸卯朔二年正月癸酉朔首尾三十一日梁大同四年正月辛酉朔六月辛丑朔首尾百五十一日干支皆非其理樵不知數編排謬複也魏書天象志延興三年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四年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首尾三十一日非其理也北史高祖紀載之魏書紀不載是年爲宋元徽元年二年通志采之南史止載元徽元年食無二年食大同亦止載四年六月食無正月食也元史順帝紀至正二年八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十月己亥朔日有食之首尾六十日非其理也亦史官謬複天文志載日食順帝時十有三獨至正二年

無日食其十八年六月戊辰朔十二月乙丑朔首尾百七十八日得再食而六月之食紀又無之故知史官謬複也日月之行實有一定不差錯宋洪邁容齋五筆云慶元丁巳歲二月望七月望十月二十夜二更二十一夜二更十一月十八夜十二月十七夜五更十八夜四更皆月食一年八食仍不拘月望其言不可解又所記止七食檢宋史天文志所載月食慶元二年止八月壬戌一食是邁所見七食由流書蔽虧一處見之他處卽不然故五筆自引劉孝榮說月非望不食明其年十月二十二十一十二月十七十八頻食之非也日無十四十五二十二食之理月無十八二十十一食之理月無比日食之理日無比月食之理然則春秋襄公二十有一年二十有四年記之何也時無推日食之法失在策書孔子不能追改以春秋爲春秋則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十有二年十有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之比也

製解

說文云製裁也蓋未成衣如今斗蓬與被連文被正斗蓬說苑復恩云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致吳赤市亦裁料也說文又云蠻夷衣續漢書禮志云大儺倭子赤幘卓製如今番子袈裟亦無襖也詩七月正義引定九年左傳服虔注以爲狸裘杜注左傳則一爲裘一爲雨衣定公九年傳云齊東郭書皙黼而衣狸製注云製裘也乃望狸文生義案其時爲周之秋當斗指午未申三月不當衣裘狸製是狸色斑然斗蓬耳哀二十七年傳

云陳成子救鄭及濮雨不涉鄭告急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注云製雨衣也按其時亦在四月後八月前當周正五六月自不衣裘然齊師遇雨時在濮不濟子思古說是國參在鄭不與駟宏同行及鄭知之又使人至軍爲日已久無緣定知出馬日亦雨亦不定知不雨則製亦是豈逢通言雨衣可也以爲裘定非也

左邱明作左傳論

古人毀左傳者有矣謂左傳非邱明作者則自唐以後謹案孔子稱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左邱明恥之我亦恥之漢書楚元王傳言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乃漢廷校中祕書盡見古籍者論左傳之言春秋正義引陳沈文阿云漢嚴

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脩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共爲表裏觀周篇者孔子家語篇名而引於漢人信爲周時孔氏之書在藝文志者非今人所傳王肅本今左傳止言南宮敬叔邱明不自敘者已事無庸記春秋魯史必觀周書者古記以爲百二十國寶書亦曰百國春秋今左傳記事多出魯春秋外觀書周史共爲表裏事理昭然左傳若非邱明作者乃是怪書矣正義引劉向別錄云左邱明授曾申則邱明卒在孔子後邱明小於孔子或數歲或亦不小漢書藝文志云左邱明魯太史則邱明自有世官不能居孔氏之門而續經至孔子卒非所敬愛誰能若此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七十子之徒

口授傳指爲有所譏刺褻諱抑損之文不可以書見魯君子左
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因孔氏史記具論其
語成左氏春秋漢書藝文志亦云邱明作左氏傳隱其書而不
宣所以免時難也故以授曾申及吳起皆所謂共爲表裏者太
平御覽學部載桓譚新論云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相持而
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得也斯善論矣自唐
啖助趙匡陸淳以私心測聖反謂論語左邱明如老彭伯夷之
屬爲古之聞人或以文論之謂左氏浮夸後人因疑左傳至悼
四年國語事遠出孔子後疑邱明之年不悟傳書附益古多有
之邱明可續經曾申吳起何不可續傳又謂邱明惡巧言必不
作左傳又言爲經作傳何得不在弟子之列不知盛德傳經不
當誣以巧言史策有巧言豈得使邱明改佞爲忠飾狂作聖邱
明既有世職何當廢君臣之義棄祖父之官假館孔氏從之出
遊世之儒者讀經傳尙不明其趣奈何昌言竄改史冊及不忠
孝之事以追教古大賢也

春秋左傳書式考

漢書藝文志云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此官書就所
得經傳各本也其經十一卷則兩家立學官書與左氏無涉儒
林傳云賈誼爲左氏傳訓故又云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楚元王
傳云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己及歆治左氏引
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是今傳附經二十
卷本非西漢官本乃劉歆引傳解經本也後漢書云賈逵父徽

受業於歆達傳父業南齊書陸澄傳云澄謂王儉曰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者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去賈則經有所闕是賈氏得劉本亦傳附經也今杜本十八卷襄公二十有六年經前之傳注云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是杜預用舊本傳附經又此條傳居十八卷首譏其失而不改也杜言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正義云言集經傳解之與他名集解者名同實異正義之說非是杜謂集古劉賈許穎之不違者以其解隨經年傳年先後相附先見傳者則經不注先見經者則傳不注故名經傳集解不名集經傳解也以漢志傳及杜十八卷首注言之知合經傳及分卷皆劉歆賈逵舊式惟服虔注爲左傳單

行本

左邱明子孫姓氏論

漢史游急就章有邱則剛左地餘采自緯書是古有邱左兩姓或合左邱爲複姓始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不足據也廣韻十八尤邱注引風俗通云魯左邱明之後又云齊太公封於營邱支孫以地爲氏世居扶風邱俊王莽時持節江淮不仕避居吳興急就邱則剛宋王應麟補注及自注姓氏急就引同是邱氏二派一出太公一出邱明邱明子孫爲邱姓義最古無疑邱明傳春秋而曰左氏傳者以爲左史官言之如司馬遷書今名史記也春秋傳公羊穀梁題姓者毛詩韓詩之比左傳不題姓者齊詩魯詩之比經義考言左邱傳單稱左疑孔門避諱殊不然

矣難者曰史記言左邱失明厥有國語複姓無疑此則春秋時周公爲宰題宰周公不必是姓宰周司馬遷後稱史遷不必姓史又複姓古有左人左師左行左史邱則廣韻四十四複姓獨無左邱鄧名世忽謂論語左邱明姓左作左傳者姓左邱以其時賣卜者有左邱怪姓又以一左姓御史言遂造此怪論誣鬼神也難者曰元和姓纂左字注內稱臨淄有左邱明後引晉左思等爲證是在山東者姓左不姓邱廣韻邱字注內稱左邱明之後有河南吳興二望是其族唐前已徙他郡不在山東案廣韻三十三胥左注云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後因氏焉不言左邱明唐顏師古注急就左地餘云魯太史後遂爲姓非臨淄晉書左思傳云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

公子因以氏焉思家世儒學云云不言祖是邱明後人何得妄改史傳誣左氏爲邱明後廣韻邱云出河南吳興二望吳興是扶風所徙廣韻引風俗通已言之河南之邱魏書官氏志明著胡周長孫奚伊邱亥七族之始廣韻亦以河南邱爲元魏邱敦氏所改姓纂亦著爲拓跋後姓氏書亦言魏臨淮王豆真後爲拓跋裔又著扶風一望均不言是邱明子孫外徙也齊魯邱少達者故門望不著門第書可證有不可證無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得吳興邱遲碑言遲邱明後則邱明子孫亦有外徙者特不可謂廣韻中有此說然以此見左思家世儒學不言爲左邱明後邱遲家世儒學自言是邱明後則唐以後言左言左邱者亦有愧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三十八終

海甯蔣廷黻校
善化劉鉅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三十九

南菁書院

癸巳類稿六

黻俞正燮理初著

古命於廟義

古者爵命必於祖廟以祖孫同廟故就之周宣王命魯孝公於夷宮晉文公受命於武公之宮蓋孫之昭穆從祖夷宮卽宣王之宮武宮卽文公之宮發命者於此受命者於此言始之終之存亡不貳君臣相與受命既固也其後晉成及悼皆朝於武宮則依文公故事取其得天若周悼王子朝敬王兄弟三人皆就莊宮已爲祧廟矣韓詩外傳言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某以異邦貴裔溯所從來詩云南仲太祖太師皇父則追述世閥又命詞非命地也王

皇清經解續編
制云爵人於朝秦漢之制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必於太祖
乃漢時儒生測度之言

書魯語後

魯語言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
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
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招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法禮而靜是
昭吾子也仲尼聞而稱之禮檀弓云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
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爲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
室今及其死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
也必多曠於禮也夫檀弓漢時淺儒所作言近誣矣敬姜婦人
也安得以文伯就公室鄭注云宗卿婦有會見之禮案魯語文

伯母如季氏曰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
皆非吾所敢言也況公室君卿大夫所在而欲就之豈非野言
耶趙策史記平原君列傳新序並云樓緩曰公父文伯病死其
母不哭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不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
二八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婦人厚蓋定五年陽虎囚
文伯又逐之奔齊哀公三年始復見於魯方逐文伯時孔子在
魯定十三年孔子去魯或文伯已反國文伯世臣非被逐不得
棄宗廟從孔子外遊敬姜言孔子賢者文伯逐而是賢不隨則
文伯素於賢薄所謂逐於魯者正指文伯所謂是人者正指孔
子賢人也孔叢子記義篇采之誤謂文伯不隨孔子又益之云
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尙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

譽己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
隨賢所以爲尙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嗚呼王肅之
悖也孔子未嘗逐於魯且世臣隨賢而逸則是不孝非儒者所
宜言也故論敬姜事者國語之外俱無取焉

釋小補楚語筭內則總角義

小妻曰妾曰孀曰姬曰側室曰遯室

左傳注副倅也

曰次室

金史海陵本紀曰

偏房

列女傳云不如偏房

曰如夫人曰如君曰姨娘

均言似妻

曰姬音怡娘曰旁

妻曰庶妻曰次妻曰下妻曰少妻曰細君曰姑娘

少女也

曰孺子

曰小妻曰小婦

小妻漢書佞幸傳小婦元后傳

曰小夫人

釋法顯佛國記

或但曰小小

者幼也易說卦傳兌爲少女爲妾后於王夫人於邦君皆稱妾
論語則云夫人自稱曰小童然則妾者少女小童也或曰秦穆

公夫人自稱婢子則妾爲婢子曰晉君朝以入婢子夕以死此
非古文也左傳正義釋文皆言古本無是杜注亦不得有後年
婢子侍執巾櫛注云婢子婦人之卑稱若此有文不應舍先注
後故知夫人不稱婢子也然則懷嬴固稱婢子矣曰懷嬴閨房
暫言不拘禮稱也後年季隗云我二十五年矣懷嬴云何以卑
我亦閨房暫言不拘禮稱不依我字立義故亦不依婢子立義
也童者奴也知小童是少女非奴者史記伍子胥列傳卑梁兩
女子爭桑楚世家作兩小童吳世家及呂氏春秋察微篇作處
女然則小童者少女也妾名緣於接而義歸於幼聖賢之道謙
幼古婦人稱妾魏晉至唐稱孥兒皆取幼小又稱有難言者則
必通之陳乞難言其妻則曰常之母後人以妾有主名難言之

改稱兒猶戰國及漢初人稱臣後改稱僕僕卽臣知兒卽妾今民婦見貴官曰小婦人卽妾義幼小也妾若小童憧憧然無所知故后夫人以鳴謙或曰稱妾者謙賤也案記云王侯有妻有妾各有其位謙不得替位陵下且不當於他男子稱妾故知妾是幼小通義也或曰大夫有家老天子之老謙與后夫人稱賤同曰此則異也天子之老正是美名非謙也且不敢代天子謙也非正妻亦有大者王有世婦比大夫其小者漢書藝文志中山王孺子妾歌注云孺子王妾之有名號者齊策云王有七孺子韓非書作十孺子又韓非八姦篇云一曰在同牀貴夫人愛孺子是也左傳哀公三年季桓子卒南孺子生子謂貴妾注云桓子妻者非是秦策亦云某夕某孺子納某士漢書王子侯表

東城侯遺爲孺子所殺則王公至士民妾通名孺子合之小童知古人謙在幼小小婦小妻尤以小爲義也楚語云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爲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內則云妾雖老笄總角拂髦謂笄而猶總角妾有子而笄然猶總角者以別於妻若子期所謂笄則不復總角笄者卷髮之簪如男子有冠韋昭注云笄內子首服衡笄也詩副笄六珈傳云衡笄周禮追師鄭注云衡垂於副之旁當耳其下以紃懸瑱是前人步搖今謂之釵簪釵皆成婦之飾古兼言之詩獨以笄稱夫人知入妾皆有總角以表幼小內則注以角字爲衍恐未然也笄比男冠總角比男兩髦入妾若不總角則笄何以異於夫人民婦皆笄而貴人妾猶總角者猶庶人皆冠而奴僕至老無冠

漢書言文帝憐罪人無髮賜之冠奴皆髡鉗如季布貫孟舒田叔皆髡爲奴髡奴故無冠自文帝時奴始有冠妾亦笄而不總角歟內則爲文帝以前書鄭君東漢人見漢制無可況因疑角爲衍文此又事與時可互證者歟宋陸佃疑總角爲不足當君子之意角字非衍而不得其證近方氏苞非之云女子十五笄旣嫁豈尙總角以陸爲謬不知本文是妾陸不謬也自漢時妾不總角然猶妻冠妾髡宋時未廢詩甫田傳云總角聚兩髦本童子及冠者具父母之飾而宋史五行志以理宗朝削童髮留鵠角爲服妖此又論世修史者不可不明經學歟子期妾不果立則至老猶笄總角宋史輿服志云婦人大衣長裙女子在室者及眾妾皆稍子則妾與女子在室者衣同是知幼小爲妾本義幼卑則長者爲尊而世易俗變稱謂亦或不同婆老母也娘少女也而輟耕錄云江南於婦人賤之則曰婆娘說文嫗母也而廣雅釋親云妻謂之嫗南史袁昂傳云我無少年老嫗則以謂妾說文孀下妻也易歸妹以須釋文陸作孀李衡義海撮要引陸希聲云天文織女爲貴須女爲賤左傳昭十年注引星占云婺女爲旣嫁之女織女爲處女婺卽須不應爲賤故廣雅釋親云妻謂之孀孀須同也以爲小妻則小妻中之長者耳因習之致蠱簡不詳其因緣通生以常談證之居然可觀愛古人尊長謙幼之意有益禮經爲展轉申說焉

君使臣以禮解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

以忠禮非儀也晉女叔齊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
民譏魯君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不圖其終爲遠於禮見昭五年左傳
晏嬰爲其君言陳氏之事亦曰惟禮可以已之家施不及國大
夫不收公利禮者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順姑
慈婦聽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
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不自婦聽而婉禮
之善物也見昭二十六年左傳晉女叔論昭公齊晏嬰告景公皆痛心疾
首之言孔子事定公墮三都欲定其禮禮非恭敬退讓之謂孔
子告景公欲其君君臣臣若使定公承昭出之後慕謙退之儀
是君不君矣天地間容有迂議然非孔子之言也

論語社主義

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此非張侯論蓋古論作問社主義解引
孔安國謂問社樹此師說失指案社自有樹周官大司徒職云
邦國都鄙設社稷之壇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封人職
云設王社壇爲畿樹而封之白虎通云社所以有樹者使人望
見卽敬之又所以表功推其意以封國時所樹故曰表功檀弓
云古之侵伐者不斬祀注云祀神位有屋樹者左傳云陳侵鄭
木伐井堙是近神皆有樹不獨社然也說苑奉使篇楚使問齊
大樹以立國久朝社樹大故孟子譏時人徒以喬木爲故國莊
子人間世云櫟無用則爲社淮南說林訓云侮人之鬼者過社
而搖其枝韓非外儲說說苑政理篇並云君亦見夫爲社者乎
樹木而塗之皆其證然社有樹此論語哀公不問樹也魯論語

本正作問主鄭通齊古學

見集解序

始以社主注魯論禮記正義引

白虎通云論語曰哀公問主又云亦不相襲宗廟之主知不關

社主釋文及初學記並引鄭云主田主謂社也知魯論無社字

鄭見古論有社字故通之春秋文二年正義云論語哀公問主

於宰我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

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張包周等並以爲廟主是古論問社

孔謂社樹魯論問主張

張禹

包周

三說見上

班固

見禮正義

何休

文二年公

羊杜預

文二年左傳注

皆以爲宗廟之主惟鄭合齊魯古說謂是社主

其說最通古者祭必設主小鬼神則棲之於樹社以句龍配

者有主不應社神無主以周禮田主概之也軍出取社主以行

小宗伯所謂大師立軍社奉主車大祝所謂大師宜於社立社

主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定知社主非

樹矣淮南齊俗訓云社祀有虞氏用土夏后氏用松殷人用石

周人用栗鄭注周禮小宗伯云社主蓋用石賈公彥謂無正文

故云蓋以疑之案鄭以軍社立主不宜空社而行當如守圭有

瑑許慎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社故以土爲壇石是土類或鄭

以所見況之又或鄭以禮行軍取遷廟主則社取殷石主非謂

大社王社國社侯社主用石賈疏不曾明鄭意也魏書禮志云

天平四年太社石主遷于社宮則其時社主用石正是漢世山

陽俗法謬承用之唐書儒學傳張齊賢云太社石主周田主用

所宜木民間之社非太社也均由不得鄭旨說文引古義大夫

石主社秩上公不用石明矣又藏主石室左傳莊十四年正義

皇清經解續編 卷六
謂慮有非常火災而郊特牲言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藏社主於壇中石匱後世埋石不爲匱號之爲主而謂木主爲神牌民間自以樹爲田主王侯自以木爲社神主名異實同也白虎通及魏書劉芳傳並引尙書逸篇云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凡作主之木夏陽城取松殷薄取柏周鎬京取栗侯國社主用木依京師凡主皆然也大司徒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明周社樹非栗又云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若皆樹栗則天下皆栗社栗野何勞名之是知說論語者不得引大司徒而論語所云問主義正問社主義通問社樹定非也

管氏三歸義

論語管氏有三歸集解苞云三歸三姓女案東周策云桓公宮中有女市女閭七百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說苑則云築三歸之臺自傷於民集注取其義毛奇齡極訾之說苑新序者雅記所不盡載彙存其說故事多兩見佳書也北魏太祖以與經典正義多違失別撰新義三十篇則類書也曾鞏校書又極舉劉失皆爲不達說苑所以改三歸義爲臺者取三姓女則三內子當曰不知禮論語於反坫云不知禮於三歸云不儉故存其異義非謂其必是也漢書地理志說管仲取三歸卽不用其義韓非子外儲說云管仲言臣貧桓公使有三歸之家三歸者諸侯禮也論衡感類篇亦云三歸反坫諸侯禮也不聞諸侯臺名三歸三姓女曰三歸者據左傳魯文公有二

妃敬嬴齊桓公有三夫人邾文公有元妃二妃鄭文公有夫人

芊氏姜氏

僖二十二年

又娶于江又娶于蘇

宣三年

陳哀公有元妃二

妃下妃則諸侯本具三妃禮祭義云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僖公二十年公羊傳云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故曰三宮諸侯之禮卿大夫士則一宮禮云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是也白虎通云卿大夫一妻二妾一妻則一宮喪服小記云妻祔于諸祖姑妾祔于妾祖姑又云婦祔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于親者是三人各居一宮一妻二媵也哀公十年左傳云衛太叔疾使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犁而爲之一宮如二妻管子則三人者皆爲妻列女傳云衛君死弟立謂夫人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今管子則有三庖古者夫家餘子受田懸殊

立一妻則多一室家禮節之費桓公夫人三人有如夫人者六人管子有內子一人有如內子者二人以卿大夫一妻二妾之制推之管子家有三宮之費故論語曰焉得儉言其費三倍於人雖欲儉而不可得也管子三宮以名近君諱之若爲前後三娶者以爲此三女歸於我也後人就其實則以三歸爲諸侯三宮之禮禮運云大夫具官非禮也是爲亂國論語亦但以官事不攝爲不儉則亦不得以三歸爲不知禮矣管子權脩云地闢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賦斂厚也八觀云臺榭相望上下相怨也管子之法不輕用民力若好色則與百姓同之故桓公令男二十而室女十五而嫁臣乘馬篇諫立扶臺而小匡篇言好色非惡之極則管仲實不築臺以傷於民或曰紂有鹿臺之臺

皇清經解續編 卷之九
所以聚財古錢有歸貨山至數云散棧臺之錢於城陽鹿臺之布於沛陰三歸者三臺錢如此則是聚斂非不儉正義不可易也

徹足用義

論語一書孔鄭俱有注何晏刪削探撮之使無一義全者甚可悼也哀公言年饑用不足用者布縷之征力役之征民有食而後能輸賦役有若請留民食以裕國用蓋徹者米粟之征言徹則年饑之民庶能足食君孰與不足用也宣公十五年稅畝左傳云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亦言民足食則賦役之用供故爲豐財之禮荒政務在使民得食君卿從無年饑不足食之事惟必欲取二則民散賦缺不足用耳大司徒荒政十二二曰薄征故有若於饑年言徹足用此籌國老謀至計蓋用非米粟也徹非賦役也明乎此而有若忠愛之意始見注義見削魏晉以後不講字義不知用是何物乃爲君民一體無刺無舉之言一若哀公迫於咨訪而有若引他語以拒之者

鄭聲解

論語云放鄭聲又云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樂記謂鄭音好濫淫志衛音促速煩志此或得傳古音如此孔子不言放衛聲則鄭非指鄭國釋名釋州國云鄭町也其地多平町町然也白虎通云鄭國土地人民山居谷浴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懌釋名就新鄭言之白虎通就故鄭言之必不相應也今按鄭對雅言之雅正也鄭從奠下也定也重也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

音春秋昭二十年傳所謂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
八風以相成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
疎以相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昭元年傳醫和言先王樂有五
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
手淫聲悞埋心耳乃忘和平今其聲鄭則莫定專一沈下滯重
樂記所謂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乃不變不成不
濟五降後之淫聲狄成滌濫而民淫亂正莫下之謂鄭從莫聲
莫亦義也鄭重乃主定慎重之義申之則謂鄭重爲煩煩之意
也

孟子然誠有百姓者義

孟子梁惠王篇齊宣王以羊易牛百姓以王爲愛王曰然誠有

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趙注云亦誠有百姓所言者
謂此言當有之朱注云亦實有如百姓所譏者謂此言亦不謬
今案然誠有百姓者乃不相解說之辭如云然竟有此等說者
故孟子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王此言異之也晏
子春秋諫上云麥邱封人祝君無得罪於民公曰誠有鄙民得
罪於君則可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誠有鄙言竟有如此鄙倍
者亦異之也呂氏春秋必已云子貢請馬野人不與鄙人往說
之野人相謂曰說皆如此其辨也獨如嚮之人野人心以後說
爲辨可爲法乃獨有如嚮者子貢之不辨亦深異之誠有鄙獨
如嚮之人然誠有百姓者三語辭氣同也然則王曰然矣何云
異之案公孫丑篇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

烏知其不可也其云然亦異之也孟子曰然王曰然二語辭氣同也此文孟子謂王無異之牛羊皆當不忍王言我非愛其財也而易之以羊則宜百姓謂我愛我非愛其財為一句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以我為愛也一句蓋言易之以羊則有害於不忍至此始以百姓為宜而不異之知然誠有百姓者之為異之也

緯字論

漢人言緯讖非聖人所作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貽誤後生今檢五行大義釋名引元命包云水立字兩人交一從中出者為水一者數之始兩人譬男女陰陽交以起一也開元占經地名體引元命包云地者易也言養物懷任易變化含吐

應節故其為字土力於乙者為地此真鄙誤日名體引元命包云四

合其一者為日太平御覽引元命包云日者口合其一又云兩

口御士為喜又云屈中挾乙而起者為史又云仁者情志好生

人故其為人以仁其立字二人為仁又云八推十為木八者陰

合十者陽數亦不又云十加一為士廣韻十月引元命包云罔

言為罍刀罍為罰初學記引元命包云人散二者為火說郛載

元命包云廷尉立字士垂一人以篆形言詰屈折著為廷示戴尸首

以寸者為尉言寸度治法數之分惟尸稽於十舍則法有分未詳

故為尉示與尸寸一切經音義分別業報略集引春秋元命包

云荆字從刀從井井以飲人人入井爭水陷於泉以刀守之割

其情欲人畏慎以全命也故從刀從井也月令正義藝文類聚

並引說題詞云星精陽之榮也陽精爲日日分爲星故其字曰下生也法苑珠林引說題詞云天合爲大一分爲殊名故立字一大爲天太平御覽引說題詞云哈之爲言口含也別又云西米爲粟西者金所立米者陽精又云黍者緒也故其立字禾入水爲黍又引考異郵云其字虫動於凡中者爲風注云虫動於凡中言陽氣無不周也文選西都賦注引春秋漢含孳云劉季握卯金刀卯在東方陽所立仁且明金在西方陰所立義成功刀居右字成章刀擊秦柱矢東流顏氏家訓書證引春秋說云人十四心爲德詩說云二在天下爲酉其言或是或否緯直記之而已漢以泉爲白水董爲千里草魏以角爲刀下用秦以田斗爲卑晉以亨爲二月了恭爲黃頭小人宋以劉有兩口齊以

桑爲四十而有二黠梁以瑱爲一十一月一八又以侯景爲小人百日侯景以侯爲天一人周以宣政爲宇文亡日隋以業爲苦來唐以元吉合成唐字李爲十八子遼以永爲潢土二水史皆記之緯記言而已豈能日持六書之義執談字形述謠讖之人而一一代之改訂也隋志言東漢俗儒趨時增廣史緯之體應爾不得云俗儒趨時也

娣姒義

爾雅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女子謂兄之妻爲嫂弟之妻爲婦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儀禮喪服傳云娣姒婦者弟長也注云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弟長也者謂娣弟

也妯長也古人解經皆如此疏云弟長也者二婦互稱年小爲
娣假令弟妻年大稱妯兄妻年小亦稱娣也左傳聲伯之母不
聘穆姜不以爲妯叔向妻生子其嫂走謁諸姑曰長叔妯生男
是據婦年大小不以夫年爲大小眾說皆合又據禮云婦人坐
以夫之齒則爾雅所謂嫂婦與娣妯分別言之嫂婦其位也娣
妯其年也禮本人情必各遂之其義始備喪服傳弟長也弟一
作娣其義則同敖繼公集說據之以改鄭云娣長也者釋娣爲
長婦也如此則爾雅不合且傳不應云娣妯也者舍妯不說是
敖之妄由不知古傳文例又不讀爾雅方氏苞見其改鄭卽大
樂之且申之云疏與傳違亦乖注義注引爾雅亦與本經及左
傳相反云云殆皆由醉之言

說文重字攷

說文口部吹噓也欠部吹出氣也口部吁驚也于部吁驚語也
口部否不也不部否不也口部右助也又部右手口相助也放
部放出遊也出部敖遊也心部愷樂也豈部愷康也土部塗涂
也水部塗涂也皆同字同義分見兩部水部滄寒也从水倉聲
欠部滄寒也从欠倉聲實亦同字同義一本木部有開
北宋小字本無其他重
字見部尋取也彳部尋爲古文得字革部鞞防汗也鼓部鞞爲
古文磬字刀部劓劓刀曰劓也畫部劓爲古文畫字欠部歆卒
喜也喜部歆爲古文喜字口部咍山閒陷泥地也徐鉉云水部
咍爲古文沈字重出今本沿爲古文沈字同部自有沿爲緣水
而下也心部悍勇也女部悍爲古文姦字人部𠂔古文保字子

部禾古文孟字又有或从重字手部拏擁也夊部夊或加手作
拏欠部欸愁貌口部呦或从欠作欸水部湮河津也口部唾或
从水作湮心部慙敬也口部哲或从心作慙唇部院堅也尸部
寗周垣或从阮作院木部櫟朽也金部鐸或从木作櫟刀部剗
判也支部敷或从刀作剗木部柅尼聲實如梨同部屎或尼聲
作柅足部踞蹲也尸部居俗从足作踞其古文或从或聲及俗
从之重字可以假借通之東部東日在木中木部杲日在木上
杳日在木下東部重東爲棗並東爲棘此可以會意通之木部
桼爲辛聲梓爲宰省聲衣部襦爲龍聲襲爲隴省聲此可以形
聲通也其李古文作孑想又作息昞或作晉是所从及聲同而
位置不同者止是一字而桼爲刊木柄爲屋櫨含爲噤吟爲呻

衰爲褰袍爲襦卣爲卜問疑占爲視兆問盱爲晚旱爲不雨睹
爲旦明暑爲熱慙爲愛慨爲忼慨忠爲敬忼爲憂恭爲肅悋爲
戰栗怡爲和怠爲慢悋爲勉慕爲習悋爲懽懽爲懽懽爲亂怒
爲恚拳爲兩手同械拱爲斂手批爲梓拏爲積汙爲溝行水衍
爲水朝宗於海沓爲語多沓沓汨爲治水妃爲匹改爲女字古
从十口爲故叶从十口爲眾之和同但位置不同便異音異義
於六書之例未知云何又皿部盟盟同字則省不省同也而草
部菡从明省又萌从明人部係从采省係云古文采不省采云
古文孚俘又从孚則省不省異字水部漢从難省而俗灋从難
皆理羣類之難曉達者亦展轉取義兼收眾師說不能同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三十九終

海甯蔣廷黻
善化劉鉅校

